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新恐龙人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中国版

## 一 伟大者号

极目四周，都是不着边际的茫茫大海，对于一个资深海员来说，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。

站在我身边的连尼少将，就是这一类人。当然，他不单止是资深海员，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战军事家。

连尼少将，目前既是一位官阶极高的海军少将，也是一艘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的舰长。

在我而言，无论是少将也好，航空母舰也好，都不能令我产生亲切的感觉，大概因为我向来都是厌战份子之故吧。

这一次，我是从好望角亲自驾驶海猎鹰式战机，登上这艘“伟大者号”的。海猎鹰式战机，具备垂直升降功能，就算在一般中小型航空母舰上，也可以随意升降。

我认识连尼少将，是在六七年前的一个秋天。那时候，他的官阶还没有这么高，酒量却肯定比现在更好。

我们是在苏黎世一个拍卖会上认识的，那一次，我们不约而同看中了一把古波斯国王的佩刀，彼此竟投相当激烈，到最后，我放弃了，理由不在于价钱，而是我看得出，对方绝对志在必得。

那一把刀，就算用更高数倍的价钱投得，我也绝不嫌贵，但既然对方比我更渴望得到它，我也不想令对方蒙受不必要的损失。

连尼得偿所愿，大是高兴，几乎要和我在熊抱之余送上一吻，并坚持要邀请我这个东方游客共进晚餐。

直至两年后，我才知道，他对那一把刀志在必得，是另有缘故的。

原来这一把刀，早在三十年前，就已经是他的私人珍藏，却给妻子悄悄盗走，顺便红杏出墙一去无踪影。

对连尼来说，这是双重打击，直至事隔多年，忽然获悉宝刀下落，自是全力以赴，务求物归原主。

平情而论，我和连尼少将的交情，绝不深厚，尤其是对于一位战事家的身份，我向来更是潜意识地排斥，如果没有必要，还是少打交道为妙。

但这一次，我却专程前往非洲，在好望角亲自驾驶海猎鹰式战机，飞过茫茫大海，登上“伟大者号”的升降跑道。

我坚持要亲自驾驶战机，把接待我的军官吓了一跳，当然，对方是严辞拒绝。

但我胸有成竹，只是叫他立刻联络在航空母舰上的连尼少将。

十五分钟后，我已驾驶着性能优越的战机，飞向大海。

别忘记，我是洛云，是惊奇俱乐部的始创人兼会长，就算我驾驶一艘太空船飞向银河系，也无须大惊小怪。

我的脚还没踏上跑道，连尼少将已亲自跑过来迎接。最少有逾百官兵，神情讶异地向我这个“不见经传”的东方人投以注目礼。

连尼少将一开口，第一句说话便是：“救星到了。”

我是他心目中的救星，理由何在？

别说是旁人莫名其妙，就连我这个身为“救星”的东方人，也是有如

丈八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

老实说，凭连尼少将的份量，真还不足以把我邀请到这艘母舰之上。

但在他向我提出邀请之前，却有另一个人，事先向我作出知会。

她也没怎么样，只是在电话里淡淡地告诉我：“连尼少将是我老师的亲戚，为人尚算正派，他若有事找你商谈，不妨考虑考虑。”

她的电话才挂断不到三十秒，连尼少将的长途电话便随之紧接而来。

就是这样，我来到了非洲好望角，踏足于“伟大者号”的升降跑道。

那个叫我“不妨考虑考虑”的女子，大概还不晓得，我会如此这般地言计听从，那些比最听话的松狮狗还更听话百倍。唉，这真是没话说的，谁叫她是方维梦？

方维梦。

维梦。

梦。

我的梦……

连尼少将把我引到母舰上的军事会议厅，神情越来越是肃穆。

会议厅中没有其他人，但却比花果山水帘洞还更热闹。

偌大一间军事会议厅，竟变成了一个动物园，最少有三四十只大大小小，不同种类的猴子，在桌上、椅上、文件柜上跳来跳去。

我愕然半晌，忍不住问：“它们是参谋长吗？”

连尼少将苦笑一下：“你说呢？”

我没有理睬他，只是紧皱着眉，仔细观察军事会议厅的情况。

我很快就看出，在这些猴子和我们之间，是隔着一块巨大玻璃的。也正因为有这一块玻璃，这些猴子既跳不出来，也听不见它们吱吱喳喳的“猴语”。

这算是一间怎样的军事会议厅？

当我弄清楚这一点之后，不禁为之啼笑皆非，说道：“贵国的军事科技发展，果然一日千里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，叫‘沐猴而冠’，但若跟你们这种伟大的构思相比，恐怕还是远远望尘莫及。”

要不是亲眼目睹，就算有人把眼前景物拍摄下来给我细看，我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。

堂堂超级军事大国的核子母舰上，竟然把军事会议厅加以改装，变作“联合国猴子大会堂”，这算是什么样的玩意？

想不到迢迢万里赶到这里，目睹的便是这一幕闹剧，虽则规模宏大，制作认真，但若论无聊与低级的程度，也可算是达到了极点。

要不是置身在一艘巨舰之上，我早已拂袖翻脸，跑出外面截停一辆的士，速速绝尘而去。

虽然暂时跑不了，但我的脸色异常难看，那是毋庸照照镜子而后知的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连尼少将忽然亮出一柄威力强大的军用手枪，我只是瞟了一眼，便知道那是最新面世的“美洲豹”RK525型，全球产量不足一百，性能之佳威力之巨大，远非一般枪械可比拟。

我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要证明这是一块防弹玻璃吗？怎么不索性把炮台上的地对空轻机枪搬过来？”我一脸都是揶揄之色，对这位堂堂少将来说，已不单止是不客气，简直就是一种侮辱。

连尼少将却毫不理会，只是开枪。对于一个已拔枪在手的人而言，开

枪是意料中事，正如一个把裤子脱掉的人，忽然撒一泡尿出来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

连尼少将只是开了一枪。

但这一枪之怪异，却令我毕生难忘。其实，这一枪看来，似乎十分正常，过程大概是——少将拔枪，枪管指向玻璃，然后射出一颗子弹……这一枪，既指向玻璃，也自然等于指向那些跳来跳去的猴子。结果，枪声一响，一只金丝猴中枪倒下，虽然并未就此给连尼少将枪毙，但却已使它肩膊受伤，流血不止。

如此这般的过程，骤然看来，正常之至。但只要脑筋还不大糊涂，必然可以发现一件不寻常的怪事。

此事怪异之处，并不在于子弹，也不在于那一只受了伤的金丝猴，而是那一块玻璃。

初时，我直觉地以为，连尼少将拔枪在手，是要炫耀一下眼前这块玻璃对于“防弹”的功能，达到了怎样出神入化的地步。

但这种直觉，根本就是荒谬兼幼稚！

区区一块防弹玻璃，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不足以使人大惊小怪，除非我和连尼少将都是一对白痴！

如今，事情最怪异之处，不错在于这块玻璃，但却并不在于它能防弹，相反地，它是可以让一颗子弹穿过去的。

可是，这一块可以让子弹穿过去的玻璃，在子弹射伤金丝猴之后，竟然完全没有任何破裂，甚至是完全没有任何细小的瑕疵。

换言之，它既不防弹，也不碎裂，当一颗杀伤力强大子弹在近距离发射，将之穿透的一刹那间，它竟似是变成了空气！

那是怎样的一块玻璃？它是由什么样的物质组成？

我骇然地伸手，向子弹穿越过玻璃的位置摸去。我摸到的，确是一块又平滑又完整的玻璃，它并不是可以任由任何物事穿越过去的空气。

连尼少将把手枪递给我：“你若怀疑我这一枪是魔术表演，不妨亲自试试看。”

我毫不犹豫地，立刻把枪接在手里，然后发射。

这一枪，我是瞄向一个文件柜发射的。

由于事情越变越怪，我甚至有点担心，这一枪会令到这个用钢铁造成的文件柜受伤流血。

当然，我这个担心实在太多余太多余，但怪事接踵而来，也怪不得我。

最后，钢铁造成的文件柜给射穿一个大洞，几十只猴子仓惶走避，有如世界末日的降临。

猴子是有灵性的，难怪有个传说——吃猴子脑的人，多半会在极短时间之内疯掉。

据说，那是猴子脑正在为死去的猴子报仇雪恨。

连尼少将开了一枪，我也开了一枪，除了被击中的目标有分别之外，其余情况，一致相同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把手枪交还给连尼：“魔术表演的假设，已不成立。”

连尼少将把手枪收回，默然良久，才道：“你的拳头有多快？”

我虽然在一时间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，但还是傲然地回答：“也许比一

颗子弹慢一点。”

连尼目露赞赏之色，道：“天地间没有任何人的拳头，会比子弹的速度更快，如此说来，你大可以试一试。”

“试一试？”我怔了一怔，然后在玻璃面前比手划脚。（玻璃背后，也有一只猴子依样葫芦，几乎是和我一起比手划脚，神态滑稽莫名。）

我指指玻璃，隔了大半天才叫道：“你认为我若出拳够快，也可以像子弹般穿过这块魔术玻璃？”

我明知道这不是“魔术”，但“魔术玻璃”这个自创的名词，还是冲口而出。

看连尼少将脸上的神情，分明是“不置可否”，但他还是咬咬牙，说道：“应该是的。”

我嘿嘿一笑：“什么叫应该是的？要是一拳轰将过去，轰个半汤不水，玻璃还是完整无缺的玻璃，我的拳头却变得肥肿难分一塌糊涂，这笔帐又该跟谁来算？”

连尼少将苦笑一下。

他道：“要是真的如此不济事，你踢我三几脚消气如何？”

我冷冷一笑：“在一艘军舰上脚踢舰长，会有什么奖励？”

连尼少将灰白的眉毛轻轻一扬，道：“多半是拉出去枪毙，然后抛入大海喂鲨鱼吧！”

我脸色倏变，连尼少将连忙补充：“那是指下属冒犯上司的惩罚，至于洛会长，你是我邀请到此的贵宾，自然不在此例。”

我闷哼一声，看看他的脸：又看看眼前这一块怪异莫名的玻璃。

我并不是个笨人，比谁都更了解“精人出口，笨人出手。”的道理。

但五秒后，我突然发出一声连自己也被吓一大跳的暴喝，同时鼓足力气，一拳轰向这块混帐的玻璃……

这一拳，又快又凶，而且毫无保留。

不成功，便成仁，非黑即白，非生即死，绝无半点保留的余地。

要是这一拳，比子弹慢上一点点的话，也许整条右臂也得报销。

事后思之，也深感自己过份轻率，正是“出拳不经大脑”。

但在自我怪责之余，却又得暗呼：“好彩数！”

这一拳，居然过了关！

我的拳头，已穿越过玻璃，而这块玻璃，在那刹那间就像是化作了空气，对我的拳头完全不构成任何程度的阻碍。

霎时间，情况之怪异，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神怪境界。我的右拳，早已穿越玻璃，但另一只左手，却仍然按在玻璃之上。

便是旁观者的连尼少将，也瞧得为之目瞪口呆。

大概过了十几秒，我才把右拳收回。在收回右拳之际，我刻意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玻璃表面的变化。

玻璃没有任何变化，甚至不觉得那是一块玻璃，至于到底是什么物事，恐怕有再厉害的生花妙笔，也没法子可以形容出来。

倒不如干脆一点说：“这是一块不是玻璃的玻璃。”

当我把右拳完全收回来之后，赫然发觉在连尼少将身边，出现了一个碧眼金发，神高神大的年青军官。

连尼少将向我介绍：“他叫占美，是本舰冷藏库的主管。”

我伸出手，他也伸出手，但两只手并未能顺利握在一起。

那是因为他的右手，最少比常人肿胀一倍以上。我立时明白：“他曾经一拳击向玻璃？”

占美苦笑一下：“我的拳头，速度不及格。”

我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道：“要是我的拳速稍慢，我们的两只右手便会一模一样！”

占美无言。

连尼少将摊了摊手，又耸耸肩：“事实胜于雄辩，占美虽然是本舰上最出色的拳击手，但和东方武术相比，还是差了一截。”

我陡地怒叫起来：“你用尽千方百计把我骗到这里来，就是想看看东西方的拳击技术有什么分别？”

连尼少将居然脸色一沉：“洛会长，难道你认为堂堂少将，会是一个无聊的混蛋？”

我怔了一怔，忽然感到自己有点乱。

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，连尼说得对，他并不是个无聊之徒，事实上，眼前的种种怪事，绝不寻常。

我吸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块玻璃，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安装在军事会议厅的？”

这一点，相当重要。连尼少将是整艘母舰的最高负责人，他最少应该知道这块玻璃是在什么时候装上去的。

岂料连尼少将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瞪大眼，直视着他的脸：“连你也不知道？难道这块玻璃，是用仙法忽然无中生有地变出来的？”

连尼少将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对我来说，似乎确是这样，在三天之前，我曾经独自坐在这里撰写一篇军事论文，但离开后不到三小时，已有人告诉我这桩怪事。”

占美接道：“那人就是我。”

我打量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是这艘航空母舰冷藏库的主管？”

占美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舰，舰上官兵逾千，需要的冷藏库也特别巨大。”

“巨大到怎样的程度？”

“足以在里面打网球。”

我微一沉吟，道：“身为冷藏库的主管，又怎会忽然走到军事会议厅，发现这块奇怪的玻璃？”

占美道：“我想，当时我被人施了催眠术，才会迷迷糊糊地来到这里，发现这一块不可思议的玻璃。”

我道：“猴子呢？是否也同时出现在军事会议厅？”

占美却摇摇头，说：“当时，在这块玻璃背后，连一只猴子也没有，只有一个……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东方女子……她是穿着旗袍的，一身肤色，又嫩又白，明眸皓齿……总之，她是我一生中见过最美丽的女郎。”

他费了很大的劲，来形容那个东方女子如何如何地美丽，但我心中冷笑，心想：“世上漂亮的东方女子，你又见过多少了？要是我的维梦站了出来，这位老番冻肉主管只怕立时便得昏倒过去。”

这才是不折不扣的“惊艳”。

我有点不耐烦，挥了挥手：“我明白了，是一个穿旗袍的东方女子，她在里面干什么？是不是和那些猴子捉跳虱？”

我是故意这样说的，且看占美会否前言不对后语。

占美的脸立时涨红起来：“我早已说过，没有猴子，只有那个美丽的东方女子！”

我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她有什么话跟你说？”

占美照点头，道：“有！她对我说：‘我要借用这里一段时间，在你面前的是一块神奇玻璃，只有速度接近子弹的物体才能穿过，要是你认为自己的拳头速度不错，也可以试试看。’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你真的试了？”

占美也叹息一声，道。“她若不是长得那么漂亮，也许我还会清醒一点……”

——一个给人施展了催眠术的年青军官，再遇上一个神秘莫测的东方美女，他的头脑又怎可能稍为“清醒一点”？

他一拳轰向玻璃的后果，也就不必多此一问了。

“她还有什么话对你说？”

占美道：“她后来对我说：‘从这一刻开始，谁也不要骚扰这地方，否则一切严重后果，恕不负责。’兹事体大，我很快就向舰长作出报告。”

我望了连尼少将一眼：“这里的事，除了你们两人之外，还有谁知道？”

连尼少将道：“由于我很快就把这军事会议厅列为禁区，目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，不出五位。”

我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可惜这位冷藏库的主管先生，他的说话完全不值得信赖。”

占美眼色一变：“你凭什么这样说？”我瞪着他：“这块玻璃，绝对隔音，你瞧，里面有好几十只猴子，但我们站在这里，根本完全听不见任何猴子的叫声，那么，你认为是最美丽不过的东方美女，她的说话你又怎能一清二楚听个明明白白？”

占美怒形于色：“你以为我在撒谎吗？你要我解释，我是解释不来的，但事实上，我听见她的声音，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，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毫不含糊！”

他解释不来，却要我相信他的说话。

我没好气地：“既然她的说话，你每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那么，请问她的名字怎样称呼？”

占美道：“她用的是中国人的名字，她姓计，叫计安出。”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”我立刻跳了起来，眼神凶厉地瞪住占美。

占美忿然地道：“我已说得很清楚，她姓计，叫计安出，长得十分十分美丽。”

我陡地呆住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在这艘航空母舰上所发生的怪事，原来居然和计安出有关。

我是惊奇俱乐部始创人兼会长，目前，会员增加到一百二十六人。（进展之缓慢简直连蜗牛爬行比赛也得倒数第一，但亦由此可见，要加入这个俱乐部，比起加入会费逾千万大元的高级高尔夫球俱乐部还更困难。）

我的一个老同学金普特，曾经向我申请加入惊奇俱乐部，给我毫不留情地严辞拒绝，当时，我认为，这个决定，英明神武之至。

要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，也可以加入惊奇俱乐部，那真是天大的笑话。

最近入会的一名会员，我也是几经多方面考虑，才勉强批准他入会的。

这一位新会员，其实绝对有足够的资格，可以加入惊奇俱乐部，他就是由波朗亚拿猫逐渐演变，终于成为这一代猫神的阿朗。

我差点没批准他的申请，是因为恐防他的波朗亚拿猫虱子，会在我们的会议厅内跳来跳去，为所有会员带来不必要的痒痒和困扰。

连阿朗那样神奇的“猫人”，尚且险些加入不了惊奇俱乐部，当年的金普特，又能值得上多少分？

照推算，他所值的分数根本就是零鸡蛋。

但过不了多久，我才知道自己愚昧的程度，简直连一块脆弱的碎蛋壳也不如。

我这个老同学兼死党，原来竟是由陨石人刻意“制造”出来的“改良恐龙人”！

他有恐龙人和人类的混合血统，但在陨石人刻意安排之下，他与一般的恐龙人截然不同。

他没有恐龙人惊人的体力，也没有恐龙人的暴戾性格。

对于那些由细爪龙演变而成的恐龙人，我们所知的一切，仍然是少得可怜，只知道若不是由陨石人努力控制这一族人的活动范围，早已在地球上闹得天翻地覆，一发不可收拾。（详情请阅《恐龙人》一书）。

除了金普特是“改良恐龙人”之外，他那“指腹为婚”的妻子计安出，也是另一位“改良恐龙人”。

但这位“改良恐龙女子”，却完全秉承了她母亲计颖岚博士的美貌与智慧。

坦白说，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这句说话，永远都是百分百正确的，在我眼中，除了方维梦之外，世上根本没有真真正正漂亮的女子。

直至计安出的出现……

计安出，竟似来自萦缭雾气之中，美丽得不像是现实尘世中人。

唯独她的眼波，清澈而闪亮，恰似苍穹迢迢万里外最璀璨的星光。

隔别经年，金普特夫妇在“深层领域”如何为下一代更进一步的改良，我不是漠不关心的。

但我再关心又怎样？那神秘莫测的陨石地带，既不是法国巴黎的凯旋门，也不是埃及的金字塔，并不是要来便来，要走便走的地方。

但无论如何，这对夫妇绝对有资格成为惊奇俱乐部的会员，那是毫无疑问的事。

而计安出，这位金普特的太太，更顺理成章地，成为惊奇俱乐部最美丽的会员。

（维梦是我心目中的名誉女会长，她当然也是说不出说不出的美丽。）

想不到我这位最美丽的女会员，在数日之前，曾出现在这艘航空母舰之上。

真是匪夷所思，神出鬼没已极。

占美的叙述，已告一段落，接着，是连尼少将把事情缓缓道出。

“当我接获占美报告之后，很快便赶到这军事会议厅，但眼前目睹的情况，已和占美所见的大不相同，我见的，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子，而



是它们，一群精力旺盛的猴子！”

好一群精力旺盛的猴子。我瞧着这些来历不明的猴子，猴子们也纷纷向我投以好奇的眼光，它们来历不明，我也同样来历不明。

连尼少将伸手向前一指，既指着玻璃，也指着那些猴子：“洛会长，这件事情，你认为我应该怎样向上头报告？”

我不禁大是诧异：“怎么？难道到了现在，除了你们三几个人之外，就连你的顶头上司也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一桩怪事？”

连尼少将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要报告这一桩事情，可以是轻而易举，也可以是牵连广阔，因为那位计小姐曾给我一个电话。”

我连忙追问：“她在电话里怎样说？”

连尼少将道：“她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到处张扬，否则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这位见惯风浪的军人，竟然面露难为之色。若在平时，我一定不为已甚，但由于眼前的事态怪异莫名，而我又是好奇心极重的“诸事份子”，当下也不理会对方的感受，急急又再追问：“否则怎样了？她总不会把这艘核子航空母舰炸掉吧？”

连尼少将却居然点点头，道：“这是其中两个可能性之一。”

我陡地一呆，但随即心中有数：“这是恫吓，以计安出的为人，又怎会如此狠毒？”

老实说，计安出在这几年间是否已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我是无从得知的，但由于我和金普特是老朋友，对他的太太也自然有点偏袒。

我闪了闪眼，半晌才问连厄少将：“以你认为，那位计小姐有能力把这艘母舰炸掉吗？”

连尼少将摇摇头，但他并不是否定计安出有这种能力，只是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但……她的能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，目前我只能说是无从估计。”

我吸一口气，道：“看来，你不敢小觑对方。”

连尼少将道：“面对来历神秘的敌人，对自己的实力必须作出保守的评估，这是兵法上的至理名言。”

我不同意他的见解。

我不同意的一点，是他把计安出列为“敌人”看待。

我道：“这位计小姐，她很有点来历，有关她的事迹，有机会我会向你慢慢细说，但有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，她基本上是个善良的人。”

连尼少校道：“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战士，其本性未必就是残酷冷血。”

我不想和他争拗，只是问，“除了扬言会炸掉母舰之外，计小姐还能做些什么事，令你不敢把军事会议厅所发生的怪事向上头报告？”

连尼少将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

一个能征惯战的海上战事指挥官，怎会忽然变得婆婆妈妈，完全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？

我皱了皱眉，脸上现出不耐烦的神情。在某个程度而言，也可算是有点藐视连尼少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占美忽然向连尼少将提出一个请求：“长官，我要求在这里把裤子脱掉。”

乍闻此语，我差点没把今天的早餐，连同那杯鲜榨橙汁一并喷了出来。

这究竟是什么玩意？这究竟是一艘肩负保护国家重责的军舰？还是胡天

胡帝的同性恋俱乐部？

这个请求，当然是会给舰长严辞拒绝的。

可是，我这种推断，居然却是错了。只听见连尼少将干咳两声，沉默半晌之后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是好的。”

我差点以为自己耳朵的接收系统爆发了神经病，正在惊诧莫名之际，占美已迅速地把一条整整齐齐的军裤脱下。

总算没把内裤也脱了下来。

但这算是什么把戏？为了我这个从香港远道而来的东方游客加插娱宾表演项目吗？

倘真如此，当真敬谢不敏。

但等到我定睛一看之后，我愣住了。

我“定睛一看”的部位，并不是那条色彩灿烂夺目的番鬼佬内裤，而是他的两条大腿。

占美的大腿很瘦。

不但瘦，而且长满了棕色的毛。

西方人体毛远比东方人浓密，那是绝对正常的，但占美的大腿，其体毛之浓密程度，肯定远远在一般西方人之上。

但最怪异的，还不是他的体毛，而是一双腿。

从外型看来，占美是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能够承受得起他庞大躯体的一双腿，决不可能太过瘦弱。

但如今，呈现在我眼前的一双腿，却是瘦小得和他的身体完全不成比例。

我呆住了。

这两个西方军人，并不是在搞什么同性恋、娱宾表演，而是想告诉我一桩怪异莫名的经历。

占美的军裤一脱下，连尼少将已首先拍了拍额角，类似呻吟地叫道：“天！又比昨天瘦小了……”

我骇然地问：“是……是肌肉萎缩？”

连尼少将苦笑一下：“你可以这样说，但肌肉萎缩的病症，不会令体毛在极短时间之内畸型生长。”

我怔呆良久，然后也像少将般拍了拍额角，道：“是计小姐的杰作？”

连尼少将沉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她是美丽的魔鬼！”

我虽然从来无法把计安出和魔鬼这种字眼联想在一起，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，却也难怪连尼少将作出这样的反应。

我默然良久，才问连尼少将：“你的两条腿，是否也和占美一模一样，产生了类似的变化？”

连尼少将直认不讳“确然如此。她恫吓我，要是把事情向上头报告，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，都会变成一只细小的猴子！”

这一下，轮到我也开始呻吟起来。

计安出啊计安出，你在搞什么游戏节目了？这种游戏好玩吗？还有，你的宝贝老公呢？你俩口子不是在深层领域，为改造恐龙人而不断努力生产下一代吗？何以倏然之间，美丽的金普特太太，会在一艘核子航空母舰之上兴波作浪，唯恐天下不乱起来？

看来，连尼少将这一次遇上的麻烦，真的很大很大。

最少比三千只猴子堆叠起来的猴形叠罗汉还更大。

我紧皱着眉，忽然问占美：“要是我想见一见计小姐，有办法引见吗？”

占美摇摇头：“除非她自己现身，否则，我没有任何办法。”

这是一艘戒备森严的母舰，但计安出却可以来去自如，而且能人所不能。

一块神秘的“魔术玻璃”，一大群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猴子。

还有连尼少将和占美的四条怪腿……

要是继续“进化”下去，这两位军人恐怕很快就会由人类“进化”而变成一对模样滑稽有趣的小猴子。

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

要找计安出，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，但我却想起了维梦。

要不是维梦给我一个电话，我也不会巴巴的赶到这条活见鬼的核子航空母舰，她也许会知道某些秘密。

于是，我拨了一个电话回到云雾居。

接听电话的，除了是老卫之外，应该不会是别人。

但这一次，接听电话的偏偏不是身高一米九八的管家老卫，而是越来越像个老鼠到处钻动的小高。

“总算等到你的电话！”他一开口，就兴奋得像是考试及格的小学生。

我没好气地：“怎么不陪太座？得罪了婉婉，小心九叔把你剁成肉酱。”

小高笑道：“岳丈大人正在长白山呼吸比较新鲜一点的空气，不劳会长费心。”

我道：“你在云雾居张贴大字报吗？”

小高道：“啧啧，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，你老兄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，连老朋友也得由我代为招呼，谁知吃力不讨好，下次请勿惊动本人！”

此人语焉不详，用词不伦不类，要不是天各一方，早已给我一脚踢出三千米外。

“你喝了多少猫尿？”

“都是府上的佳酿，心疼吗？”

“酒是给人喝的，要是喝了便心疼，最好索性连呼吸也省掉。免得浪费了空气。”

小高怪笑：“你总是有得说的……我要去洗个脸，让你的老同学兼老朋友跟你慢慢详谈吧……”

我心中一阵诧异，除了小高之外，我家寓所又还来了些什么人？

很快就有了答案。

我听见了一个久违了的声音。

这声音虽已久违，但对我来说，仍然是那么熟悉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仍然曾经和这人促膝长谈。

“大圈圈！小圈圈！”

金普特，除了他，又还有谁一开口便向我重温当年在默剧场欣赏默剧的日子？

“大圈圈”和“小圈圈”，是指那些默剧演员在表演默剧时的各种动作。

我和金普特，也曾经在北欧客串表演过一些默剧，那是一种颇有难度，而又有极具艺术气息的文娱活动。

这下子可够精彩了。这一对夫妇，一个在非洲好望角这边，把一艘核

子航空母舰弄得天翻地覆，另一个却在我寓所里优哉悠哉，大概正在陪着小高一起品尝我的珍藏佳酿，大概这便是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吧？

我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老朋友，尊夫人怎么了？”

我绝少一开口便问候老朋友的太太，但这次没法子不例外。

但金普特居然反问过来：“小计的事，你现在大概比我还更清楚，我正想问问你，她是否已把那条母舰炸沉？”

我差点立刻把手里的电话捏碎。“我如今正在那条母舰之上，要是母舰已给炸沉，那么在我附近应该有大白鲨之类的东西正在游来游去……”金普特似是松了一口气，半晌才道：“我也很想和你会合，但时间来不及了，再过几分钟，他们就会把海水抽干。”

我不禁为之呆住。

前面几句说话，我是听得很清楚，也很明白他的意思。

但最后那一句说话，虽然我也同样听得一清二楚，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
“他们就会把海水抽干。”

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把海水抽干？那些海水，又是什么地方的海水？份量的大小，又达到了怎样的程度？

但正当我要追问下去的时候，电话受到了干扰。

我看不见金普特的声音。

从电话听筒里传出来的，是类似杂音般的杂音。我再拨电话回去，更是全无反应。

那边出了什么事？我稍为定一定神，立刻再拨另一个号码，那是小高的手提电话，但情况也是一样。

只好再拨老卫的手提电话试试。但这老家伙，一年之中也没几天会使用这种电话，我一连拨了三次，都是白费功夫。

我愣住了。

从母舰灰灰蓝蓝的跑道望出去，我看见的是大海。

真是茫茫大海，不见边际。

大海就是海水。在这茫茫大海里，海水就是一切，它看来绝不比无穷无尽的苍穹逊色。

当然，我绝不认为，有什么力量可以把这汪洋大海的海水抽干，金普特最后的一句说话，必然是另有所指，例如会不会是把一个水族箱的海水抽干之类……

但这又有什么特殊的意思？一时之间，实在难以猜得通透。

再定一定神，思前想后，我拨电话回去，原本是想找管家老卫，问问他有没有维梦的消息。

她也和我一样，不喜欢使用手提电话，所以有人说，无论是想找洛云，抑或是想找大明星方维梦小姐，都是一般困难的事。

也有人说：“只要找到其中一个，也就可以找到另一个。”但这只是想当然的谬论。

我是个表面看来无所事事的“闲人”（闲而不杂），但实际上，我朋友多，嗜好多，麻烦事更多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，难得有三几天可以真真正正安静下来。

说到方维梦，她更是大忙人一名，尤其是近来开始进军国际影坛，今

天在纽约，明天在哥本哈根，到了后天，说不定已跟着外景队飞到月球上跳来跳去！

我是没她办法的，正如她也没我办法一样。

好极了，维梦一个电话，把我送到这艘活见鬼的航空母舰上，除了给一群来历不明的猴子弄得眼花缭乱之外，也给两个快将变成猴子的海军军官逼得快要疯掉。

都是计安出惹出来的麻烦，她甚至扬言要炸掉这艘母舰！

真是娱乐性丰富极了。

在这艘母舰上，我的身份很是特殊。

我既不是这艘母舰所属国家的子民，更不是舰上的军官、士兵。

似乎是个贵宾。

但这个国家并没有邀请我。

邀请我的，是这艘母舰的舰长连尼少将，但他也不是“官方式”邀请，而是不伦不类地以“朋友式”身份，把我邀请到母舰之上。

他有难言之隐。

事前，我不知道，现在，总算是知道了，但我可以为他和占美做些什么事？

## 二 恐龙人类

凌晨一点二十分，占美在母舰的一间舱房内亲自为我煎了一客丑陋的牛排。

牛排看来甚不美观，酱酱汁汁更是有如弄错颜色的浆糊，但味道却比想像中好得多。

他的外形看来十分健硕，又有谁晓得，他的两条腿快要变得像是猴子一样？

我锯牛排，他却在锯薯仔，而且锯得小心翼翼，仿佛唯恐把薯仔锯得不够齐整一样，我忍不住问：“是否打算把薯仔切得四四方方，用来代替积木？”

占美苦笑，并不太欣赏我的幽默感。幸好我也不在乎，他又不是个金发美女。

他又为我冲了一壶咖啡。

我把咖啡闻了又闻，好香。但我的视线，一直凝注着占美的脸，他居然像个害臊的小学生，垂下了脸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终于问：“朋友，你有什么心事？”

占美的脸垂得更低，一张脸更是红了起来。

一个大男人，如此扭扭怩怩，我看在眼里，心中并不愉快。

好端端一位昂藏大丈夫，何以变得如此娘娘腔？莫不是他将会变成一头雌性的母猴？（母猴当然是雌性的，怎么连用词也忽然变得如此冗赘？怕不是受了这个洋人水兵的影响？）

我越瞧越不顺眼，倏然地把咖啡泼在地上：“你再不说老实话，再见！”

占美忙道：“不！洛会长！我……我要告诉你一个重大的秘密。”

我闷哼一声：“千万不要对我说：‘ I Love YOU ! ’”

由于他刚才的表现，忸怩得像个思春的女人，我实在不得不事先声明，万一他真的看上了我，此刻便该是叫他“闭嘴”的时候。

占美连忙摇头，道：“不！我爱上的是计安出小姐。”

听见他这么说，我不禁为之啼笑皆非，这个洋人水兵，就是为了这点点小事，而不惜亲自煎煮牛排，向我这个东方人大事巴结？

真是多谢他的牛排！多谢他的咖啡！多谢夹盛惠。

我也懒得听他诉说“单思”之苦，便从餐桌旁欠了欠身，站立起来，同时对他说道：“祝你在梦中可以见到心上人，但你必须知道，她是有夫之妇。”

我可以对他说的，只是这一点。

但实际上，计安出的底蕴，又岂仅只是有夫之妇那么简单？在深层领域里，她甚至肩负起改造那一群恐龙人的重大责任。

计安出是绝顶漂亮的美人，一直以来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她美丽得难以言喻，甚至有着操控陌生人灵魂的特殊魅力。

她本身有一半恐龙人的血统，但却和恐龙人截然不同。

她并没有恐龙人的高度暴力倾向，也没有恐龙人的优越体能，她和金普特在进入恐龙人世界之后，将会是最脆弱的一对男女。

数年前，金普特在深层领域之内，曾经对我说过：“我们会结婚，在深层领域之内生儿育女，和所有恐龙人一起生活。”

又道：“我要把妻子和其他恐龙人一起分享。”

当年，我在“恐龙人”一书内如此描述——

这句话在我脑顶“轰”声爆炸开来！

这混帐的东西是不是疯了？计安出是他的妻子！是那样地罕见的美人儿！

她并不是一座用忌廉杂果和面粉堆砌起来的蛋糕，又怎能跟别人分享？更何况是那些怪异诡异，甚至可说是丑陋恐怖兼而有之的恐龙人？

金普特并不激动，但我激动。

人类传统的观念，令我为了他这句话而大动肝火，这是绝对不可以宽恕的荒淫行动。

但金普特接着却道：“每年一胎十婴，十年后她就是一百个恐龙孩子的母亲。”

我直跳起来：“什么？一胎十婴？你们在搞什么把戏？计安出的肚皮是橡皮制造的吗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不是橡皮，但比橡皮的性能更优越，一胎十婴，对她来说必定绰绰有余。”

我抡起了拳头，忍不住便要轰碎他的脸。但一直蜡像般纹风不动的老海蛇麦格却突然道：“为了大局着想，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我愣住，缓缓地回过头，盯着这老人的脸。

我吐一口气：“大局？什么大局？计安出若是大量生产恐龙婴儿，对未来的世界有什么好处？”

麦格没有回答，回答的人仍是金普特，他道：“经过改造的恐龙人卵子，其遗传因子里的暴力倾向大大减低，对于改造下一代的恐龙人，大有裨益。”

我挪动了一下身子，不自禁地张大了口在喘气。

金普特接着说道：“我们若要改变未来的恐龙人类，今天就要踏出历史性的第一步。

凡事，总要从零开始的。”

这才是计安出的真正底细。

但我没有必要告诉占美知道。

我知道有关于计安出的“秘密”，远比占美的所谓“秘密”更多，也更重要。

占美只不过是对于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子一见钟情，然后单恋之，暗恋之，只要说穿了，根本不能当作是一回事，要是为了这种小事而费神，恐怕难以对得起身体里的细胞。

我已决定离去，就算用三百条粗大的钢缆也绑不住。可是，占美接着而来的一句说话却是：“我们曾经在军事会议厅做爱！”

在那一瞬间，我感到连一双耳朵也直竖起来。

我缓缓地转过脸，冷笑着问：“你是说真的？”

占美立时举手作发誓之状，我立时制止，道：“不必了！我相信你的说话，但你根本没有告诉我知道的必要。”

我在谴责他，心里更有着一种难过的感觉。

在恐龙人的世界，她会和其他恐龙人做爱，怀孕，还可以说是为之伟大的目标而作出牺牲，但这一次却又怎样解释？

占美并不是恐龙人，他只是一个航空母舰上的军官。

我很矛盾。

凭我的直觉，我相信占美的说话，可是，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他在撒谎，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。

但不管事情真真假假，我已没兴趣（应该是不忍心）再听占美说下去。

我还是要离开这里。

可是，占美却又说出了一句令我冒火的说话。他道：“救我！”

他在向我求救，但我却立刻为之无名火起二千丈。我倏地揪住他的衣领，厉声喝骂：“也许你是一个说不出窝囊的大情人，但请勿在我面前讲风凉话！”

金普特和我很有渊源，这洋人水兵跟他的太太有染，就算我不想多管闲事，最少也不想听他继续绘影绘声地说下去。

我受不了这种间接式的侮辱。也许，我是个不合潮流的男人，但何谓之“合潮流”？是不是滥交？

我发誓，只要占美再说出半句令我接受不了的说话，我会立刻让他尝试一下香港人的老拳滋味。

他还有话要说吗？

有！他没有给我吓窒，他又再说出了一句令我完全无法接受的说话。

但我的拳头却轰不下去。因为他说：“是她强奸了我，而且已令我怀孕！”

我没有一拳轰向他，那是因为身体僵硬了，完完全全地僵硬。

他暗恋计安出，只是小事。

他和计安出做爱，也不能算是一桩天大的事情。

但他最后这两句说话，却真是混天下之大帐，简直是他妈的疯狂加十级岂有此理！

女人强奸男人，难度是存在的，但不能说绝对设法子可以成事。

但女人令男人因奸成孕！这算是什么样的逻辑？太荒谬了，简直比天方夜谭还更不可置信。

我若是金普特，说不定此刻已出手杀了他。但我不是金普特，计安出也不是我的妻子。我只不过是面对着一个撒谎大王，又或者他可能已经神经分裂，变成了一个没法子可以自我操控的疯子。

我牢牢地看着他，隔了很久，才道：“我去叫军医来，给你一些镇定剂。”

占美用力摇头，大声叫道：“我很清醒！我很冷静！我说的都是真话！”

我已太不耐烦，一手把他推开：“你有什么报告，直接向舰长提出，失陪了。”我真的要走了，甚至已打开了舱门，但也就在此际，他竟然从我背后一拳直轰过来。好极了，我早已手痒，难得这笨蛋在拳轰“魔术玻璃”之后又一伟大杰作，居然向惊奇俱乐部始创人兼会长，发出了类似“偷袭珍珠港”的攻击行动。他奉上的是左直拳。这一拳，直则直矣，但速度平平，纵使力足开碑，在我眼中只能算是儿戏。我只是右肩一沉，身子略斜半尺，已把这一拳轻易闪避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我已闪电般一掌劈在他的小腹上。按照常理，我这一掌决不会太轻。一来先撩者贱，打死无怨，二来此人并非弱小之辈，要是“断斤论秤”，他最少比我重二三十公斤，要是不好好给他一记“港式如来神掌”，再缠斗下去，可不太有趣。

可是，到了最后关头，我不知如何，竟然把掌缘上凶猛的劲道，硬生生收回了一大半。

理由何在？我竟是莫名其妙……难道……难道我竟担心占美是否已变成了一个“孕妇”吗？

不！这是绝不可能的，他是个男人，就算万一怀了孕，也只不过是一个“孕男”而已！

孕男！这个词汇，恐怕在全世界任何文字的词典里，都不可能找得着吧？

姑勿论怎样，我这一掌并没有给结实实地击在占美的小腹上，理由不是味道——那是因为我忽然恐防占美的小腹已产生了某种变化，变成了腹大便便。

这种担心，算不算是杞人忧天？

当然算！……可是，也就在我稍为迟疑之际，占美粗大的手掌已把我右腕扣住。

要是他这一扣的动作，是出于武学上的攻击，那么，我敢保证他在三秒之内，立刻就得鼻青脸肿兼且胃抽筋！

但凭我临阵多年的经验，我敢肯定，他这一扣之势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行动。

他只是要扣住我的手！

我要摆脱他这一扣之势，自然是易如反掌的，但我并没有这样做。

我越来越是感到，在占美的身上，确然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变化。

别的姑且不谈，最少，他现在的两条腿，就已经跟原来的他，产生了极其怪异、甚至是说不出可怕的变化。

他似是正在蜕变，由一个人，渐渐地演变成了一只长相滑稽的猴子。

但整件事情，并不滑稽，只能说是恐怖。既然连这样怪异的事情都可以发生，又有什么怪事不可以在他身上接踵而来？



我并不是个老顽固，而且在某个程度上，甚至应该是个思想十分前卫的年青人。

也许，在若干年之后，我会变得老气横秋，不愿意接受与常规违勃的“新人新事”，但在目前，我并不如此。

我盯了占美一眼，占美也凝注着我，一脸都是恳求的神情。终于，我心软了，看来，他的确有求于我。

他扣住我的手，若然在场有第三者目击，恐怕很难会明白他的意思。

但我明白，完全明白。

我不期然地叹了口气，终于伸手按在他的肚皮上。

他穿着的衣衫，相当松宽，从外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异状，但等到我伸手一摸之后，就发觉他的肚子，比想像中大得多。

这个也还罢了，当我在他肚皮上摸了几秒钟之后，更赫然发现。他肚子里有种东西，正在乱踢乱动。

虽然本人未婚，但却也曾经有过把手掌抚摸在孕妇肚皮上的经验。（其间琐碎细节，恕不补述。）

占美肚皮内那种乱踢乱动的现象，竟然和那些怀胎七八个月的孕妇，一模一样！

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霎时之间，我是没法子可以弄清楚的。

只得皱皱眉，无可奈何地又再坐下来。

占美再冲一杯咖啡，我呷了两口，呷而不知其味。

似乎咖啡的味道忽然有点古怪。但再古怪，又怎比得上占美的肚皮？

我深深的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说……是计小姐强奸你的？当时有其他人在场吗？”

我明知道九成九九没有，但还是禁不住有此一问。

占美立刻摇摇头。他答：“没有其他人，事发地点，就在那军事会议厅之内，那时候，那里还没有猴子，也没有玻璃，只有她和我。”

我道：“男人强奸女人，那是比较容易理解的，但你怎么肯定，当其时是计小姐把你这个身高超过一米九零的大汉强奸？”

占美道：“是她说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怪叫起来，“她说的？这究竟只是说说？还是真有其事？”

占美也在怪叫，但他的怪叫声，却像是一只受了创伤的野兽：“我承认，我对她一开始的时候，便已很有好感，但这并不等于我立刻就想跟她做爱……可是……她却告诉我：‘我现在就要把你强奸！’初时，我以为她只不过是说说笑，但后来……她竟然是认真的！”

“你有没有反抗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反抗强烈吗？”

“那……那可不算是太强烈，只是感到很不自在，因为……我是个现役军人，而且事发的地点，就在我现时正在服役的一艘母舰上。”占美作出这样的解释。

要是此刻正在军事法庭展开审讯，占美这种解释，恐怕不太容易被接纳。

但我并不是那些军事法庭上的蠢猪，我拥有超乎常人的判断能力，而且，对于计安出的了解程度，我自信比世上绝大多数的人更深刻。

最少，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出生，她的血统，她的丈夫，以至是她在恐龙人世界里曾经担负过怎样的艰苦任务。

平情而论，她本是一个伟大的女性。

影坛上、政坛上都有不少“奇女子”，但照我看，再奇的奇女子，也远远比不上计安出。

我又继续喝咖啡。

喝的是咖啡，想的是十万八千里以外的种种奇人怪事。

我在想：“金普特怎么忽然跑到我的老巢去？他不是也该和计安出在深层领域之内吗？……但如今，计安出溜了出来，她在非洲这边掀起连场怪事，是否她的丈夫也和她一般，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遭遇？”

这对夫妇，忽然双双离开恐龙人世界，究竟是主动的？还是被动的？

这一点，很值得研究。

可是，在目前阶段之下，我可以“研究”的，似乎就只有军事会议厅的一块玻璃，一群猴子和眼前这个“因奸成孕”的航空母舰冰库主管。

照日子推算，占美给计安出“强奸”，才只不过是数天前的事，要是以一般正常的强奸案件计算，纵使已然受孕，也决不可能在肚子里弄出一个如假包换的“大头佛”来。

但此事决不可以常理度之。

若以常理度之，此案根本不可能成立。

——一个西方大汉，给一个柔弱的东方女子强奸，结果大汉因奸成孕……

这算是什么样的笑话？

坦白说，就连我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但有一点，我是可以肯定的——计安出这位漂亮的女士，她是越来越不比寻常了。

咖啡已喝完，但问题并未解决。

在我所有历险生涯中，什么样稀奇，古怪的事都见识过，但对于这一桩怪事，恐怕我能够做到的事情，绝不会比一个普通的妇科医生更多一点点。

事实上，占美如今最需要的，是一个妇科医生。

但我应该怎样对他说呢？

我只好首先问占美：“你认为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？”

占美不假思索，立时道：“帮我离开这艘母舰，然后再想办法！”

我立刻大摇其头，“这是不可能的，第一，我没有这种权力，第……”

“不！这次你一定要救我！”占美差点没跪了下来，“我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，要是连惊奇俱乐部的会长也不能把我救出险境，恐怕就算总统先生来到这里，对我也是爱莫能助！”

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难道你认为，这艘母舰真的会被炸沉？”

占美道：“虽然，我真的爱上了计小姐，但她不是个人！”

“不是个人？那么，你认为她是什么？”

“魔鬼！甚至是魔鬼中的魔鬼！”

我不能怪他有这种想法，但我不同意。我道：“对于这位计小姐的来龙去脉，你所知道的恐怕是少得可怜，但无论她在这艘母舰上做过什么样的事，都并不等于这就是她的本来真面目。”

占美却还是不住的摇头。“不！事情太诡异了；我爱她是一回事，但我不愿意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而牺牲以后的日子，洛会长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又再苦笑起来：“阁下已说得如此清楚，我又怎能不明白？可是，你

是一个军人，无论在这里遇上什么样的怪事，也该向舰长报告，由他来决定应该怎么办才对。”

占美差点没哭了出来。

他道：“我们这位舰长，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，要是他有能力可以解决一切，也不会万里迢迢，请求你到这里来！”

我叹一口气。

占美的说话，倒不是强辞夺理。但我认为，要是在这时候带着他离开母舰，连尼少将那边又怎样了？是否对他说一声“对不起”，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了，所以趁早拍拍屁股，顺便把你的一个属下也带走

当然，我绝对可以这样做，但这却也绝不是我做事的一贯作风。

我不在乎别人怎样看自己，但却很介意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是否问心有愧？

论交情，无论是连尼少将也好，眼前这个开始“腹大便便”的“孕男”也好，对我来说都只是泛泛之交。

就算这两人快要给拉去打靶，于我而言，都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小事。

不是我生性凉薄，而是这个世界，本来就是天天都死得人多。

不是天灾，便是人祸，要关心也关心不了太多。

纵使存心行善积德，也无能为力一揽承包，见人便救。

然而，我之所以来到这艘母舰，全然是因为方维梦的三言两语。

要不是她，我怎会来？

既已来到此地，又怎能在事情尚未解决，甚至是尚未明了之前，便一溜了之？

倘若如此，将来怎样面对方维梦？

维梦。

梦。

我的梦……

占美已把我当作是他的上帝。

但我告诉他：“我比你在更早之前认识计安出，她的丈夫更是我的老朋友，在这里的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之前，我是不会贸然离去的，要是她真的把这艘母舰炸沉，也绝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在顷刻之前，他曾问我：“洛会长，你明白吗？”现在，我这个洛会长也要反过来问问这位“孕男”：“你明白吗？”

但愿他明白。

纵使他不明白，我也是爱莫能助的。但我接着又对他说：“虽然，目前我不能就此离开母舰，但只要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和你离开这里，为你的‘腹中肉块’作出妥善安排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就连我自己也有着啼笑皆非之想。可是，事情并不好笑。

究竟计安出在占美身上做了些什么手脚，我实在完全无法明了，只知道占美已变成了双重怪物。

他的下半身已渐渐变得像个猴子，而肚子里却极可能怀着一个胎儿，原因是他在数日之前，给一位绝顶美丽的东方女子强奸！

真是连想想也快要发疯。

占美所感受到的压力以至是恐惧感，我是不难想像得到的，但目前，

我真的无法就此将他带走，把这艘母舰上的种种怪事抛诸脑后。

毫无疑问，占美的生理结构，已给某种神秘的力量完全改变，但真实的情形怎样，恐怕无法就此有所定论。

要是“因奸成孕”，受孕者是计安出，那是容易理解的，但真实的情况，竟是偏偏相反，这便牵涉许多不可思议的“生命之谜”。

别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（在这情况之下决不可以超人自居），便算是一个经验丰富，成就杰出的医学家，恐怕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解释一切。

我已给了占美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他脸上的表情，显得颓丧而失望。

我也不打算安慰他。

他并不是老弱妇孺，他是个军人，一个堂堂男子汉。纵使，他在忽然之间怀了孕。

他不再说话。

他沉默，但我却另有见地。

我神情肃穆地对他说：“虽然，计小姐那边有什么样的计划，我还没有机会一一弄清楚，但至少有一件事，你和我都是很明白的说到这里，我故意顿了一顿，冷冷地看着占美有什么样的反应。

占美眉毛扬了一扬，忽然叹一口气道：“我明白，连尼少将的处境，几乎和我不相上下，唯一有所分别的，就是他没有怀孕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他没有怀孕，大概是因为他比不上你那么年轻、那么英俊。”

在此时此地，我绝对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拍他的马屁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

撇开是否英俊不谈，占美最少远比连尼少将年轻，那是绝对毋庸置疑的。

作为一个产妇，年纪太大一定不佳。

同样地，假设将来真的有个男人可以在地球上产下婴儿，那么他的年纪当然也是不宜太大的。

高龄产妇固然不佳，高龄产男也一定比不上年青力壮的小伙子。

所以，计安出选择的对象，只会是占美，而不会是连尼少将。

我的分析，占美无法不认同。接着，我继续向他展开游说工作，道：“正是同病相怜，在现时情况下，连尼少将绝对值得你的信任，而且，他一定会毫无保留地帮助你渡过难关。”

最后那一句话，我特别加强语气。

但实则上，我只能相信连尼少将会毫无保留地帮助占美，至于是否可以渡过难关，未免是言之过早。

占美不是傻瓜，但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。

我默然半晌，然后才接道：“我们一起去见少将，我保证，这将会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的语气又再更加强强调，务求尽量稳定占美的情绪。

但我是狡猾的。

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断定，这绝对不只是我们三人的事。

最少，还得让另一个人知道……

那是舰上的军医。

要是这艘母舰上有女子军人，更妙。

干脆找个妇科医生来检查检查好了。

当时，我以为自己最少会在这艘核子航空母舰上逗留三两天。

但事实不然。

我是在不足两小时之后，独自驾驶着战机离去的。

此乃后话，暂且按下不提。

凌晨两点半，连尼少将没有睡，他在甲板上呆若木鸡，在他身边，是黑漆而谧静的汪洋大海。

月儿弯弯，疏星在云层间若隐若现，我带着占美来到他面前。

连尼少将的脸像块木板，眼神并不如白昼时那么坚定锐利。

一个心事重重的人，几乎全身上下都是破绽，要是把这样的一个人摆放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，一颗脑袋很难保得住十二个时辰。

但总算他不是一条给白蚁蛀空了的废杉，他一看见我和占美走过来，便精神抖擞，连腰板也挺得笔直。

占美向他敬礼。

他回礼，然后问：“有事找我？”

我不转弯抹角，开门见山直言来意。

我用最简短的叙事方式，使连尼少将在最短时间之内，明白了一桩发生在占美身上的怪事。

连尼少将没有半信半疑，经过一连串怪事发生之后，就算我现在告诉他将有满天神佛从天而降，在这条跑道上开派对跳舞，他也会相信个十足十。

这样也好，最少，我无须浪费唇舌。

处理这等不可以常理度之的怪事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深入了解，切忌迂回行事，以致越来越更复杂，甚至是搞得离题万丈。

“舰上有妇科医生吗？”我问。

占美一听见我这样说，喉咙里发生了迹近乎呻吟的叫声来。他若是小高，我会立刻喝令他：“闭嘴！”

连尼少将立时回答：“岩土唐医生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妇科医生，他对医学上，人体生理结构上的认识，十分全面。”

我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我想单独和岩土唐医生讲几句说话，可以吗？”连尼少将明白我的意思，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洛会长绝对可以放心，岩土唐医生医德上佳，而且对病人的一切资料，永远保守秘密。”

“好极了，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秘密。”

就是这样，我把占美送到岩土唐医生手里去。

究竟在占美的身体里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相信很快就会有初步的答案。

当占美正在接受军医检查的时候，有电话找我。

连尼少将亲自把电话递过来，我一接听，立刻就听见了小高的声音。

上次我听见他声音的时候，他正在优哉悠哉地享受我的珍藏佳酿。但这一次，他的声音却像是正在给一只吸血僵尸捏住了脖子。

“快回来！……快快回……来！……”他的声音，竟然充满着惊惶之意。

我暗骂了一句，这不是东西的东西怎么越来越是窝囊了！

但听见他惊惶失措的嗓子，我多多少少也感觉得到在香港那边，的确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故。

最少，是小高认为十分严重的事情。

平情而论，小高并不是个胆小如鼠，浑没点见识之徒，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，经过他岳父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的指点教诲，他在处事的手法，以至是心智胆色，都比结婚之前的小高，进步良多。

想不到忽然会听见他这种大惊小怪的呼叫。

我只好尽力稳定他的情绪：“别紧张，有什么话，慢慢说出来。”

小高似是吞了一口口水，然后才道：“我现时……正在天星码头旁边……海水不见了！所有的海水都不见了！……”

他的说话，我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，但他说话的意思，我却是无法明白。

就连我也不禁为之怔呆了好一阵，才能接着问：“什么海水不见了，你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吗？”

小高道：“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，已给抽干，所有大大小小船只，都搁置在海床之上，没有海水……当然也没有船只可以在海面之上航行……”

我呆住，完全呆住。

怎会有这种事？小高是不是喝醉了？又抑或是他忽然之间疯掉？

要是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，竟然会给“抽干”，那么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？

有这种可能吗？

当然不！绝不！要是一个水塘，甚至是一个储水量庞大的储水库，给某种神秘的力量（或者是机器之类的东西），把里面的水抽干，还可以作出某种程度的推想，最少，水塘，水库给抽干了水，是不会立刻有大量水源加以补充的，那么，“干涸”之说，最少可以成立。

但维多利亚海港，并不是水塘，储水库。

基本上，它是一个海港！

在它的东面，是鲤鱼门，濒临的是太平洋。

在它的西面，是大屿山一带水域，也同样有滔滔不尽的海水。

纵使真的有某种力量，可以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抽干，但海港外的海水又怎样？难道会有两道巨闸从天而降，足以阻隔这些海水不流进来吗？

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

所以，我的结论，是小高喝醉了！又或者是他真的疯掉了！

可是，也就在此际，我又再想起了金普特曾经讲过的说话。

他曾经这样说：“我也很想和你会合，但时间来不及了，再过几分钟，他们就会把海水抽干。”

之后，我们的通讯突然中断。

当时，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到了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……

但我明白了什么？是否等于小高的说话，已成为了活生生的事实？

这当真是非同小可的大新闻。

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产生了那样的现象，都肯定是轰动全球的头条新闻。

我正想再问清楚一点，但很可恶，电话又给某种来历不明的电波所干扰，情况就和上次一模一样。

上一次，我还不觉得怎样，但到了这一次，我已忍无可忍。

我要立刻回香港去！

但我这个念头，很快又给另一个念头所取代。

小高是我的好朋友，在一般情况之下，我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怀疑他的说话的，但在此际，真是非常时期，就算我非要回香港不可，最少也该进一步了解在香港那边的情况。

在母舰之上，有最先进的通讯器材，对于卫星电视的接收能力，更是一清二楚。

我要查探香港那边的新闻消息，那是轻而易举之事。

要是维多利亚海港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变故，应该会是轰动之又轰动的头条新闻。

画面接收情况上佳，我在荧幕上看见了香港。

此时此地的香港。

画面所播放的，是维多利亚海港。

一个完全没有海水，只有满是垃圾和大大小小船只的海床。

从高处俯视下去，这海床简直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噩梦！

### 三 高空奇遇

我几乎是在强抢情况之下，驾驶着战机离开母舰的。

我甚至没有等待军医的报告。

连尼少将对我十分不满，但我开出支票：“三天后，我会回来，一定回来。”

以他的权力，绝对可以制止我驾驶战机离开，但他却还是放了我一马。

在漆黑的天空飞行，是一件寂寞而无趣的事，但这却是我回到基地最快捷的方法。

要是这架战机可以长途飞行，我必定毫不犹豫地把它驶向香港。

在驾驶战机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有无数疑团缠绕着。

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，都是惊奇俱乐部的会员，那是金普特夫妇。

计安出在那艘航空母舰上，掀起了无风三尺浪，所为何事？她是怎样把那些猴子弄上母舰军事会议厅的？那一块玻璃如何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安装在军事会议厅之内？

计安出把占美“强奸”了，而且在短短数天之内，“因奸成孕”，在这件怪事之中，计安出如何令雌雄的地位互相掉转？

金普特到了香港，他在云雾居和小高促膝长谈，又预早知道有人会把“海水抽干”，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

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港，举世知名，可是，在倏然之间，这个美丽的海港竟会“干涸”，怎会这样的？

从荧幕画面看来，那当真是匪夷所思的骇人场面……

是谁会这样做？

而最重要的一点，应该说：“是谁有能力这样做？”

这肯定是轰动全球的头条新闻，到了将来，会不会有其他海域的海水被抽干，陡然之间，我想起了地中海、阿玛逊河流域、鄱阳湖……

要是这些水域的水都给“抽干”，再发展下去，会不会连大西洋、太平洋的海水，都会在某天忽然不见了……

那将会是怎样的景象？想到这里，我的手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我不再怪责小高大惊小怪。他的反应，绝对正常，纵使易地而处，相信我也不比他强胜得了多少。

战机朝向好望角那边飞去，不久，我已隐约看见了陆地。

这架战机的性能，十分优越，只要熟悉它的操作程序，驾驶它就像是驾驶一辆自动波的房车，几乎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
看来，我很快就可以抵达空军基地。

但倏然之间，我感觉到在战机的背后，有一道神秘的彩虹，直扑而至。

当然，那不是真正的彩虹，我这样子形容它，是因为除了“彩虹”这两个字之外，再也想不到其他更贴切的名词，来形容当时我所感受得到的景象。

我不知道那道“彩虹”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但在本能使然之下，我立刻改变战机飞行的路线，左闪右避，上下盘旋，希望可以避开彩虹的扑击。

以一个业余驾驶员来说，我可以把这架战机像是花式飞行表演般在高空飞翔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但更难能可贵的却是：那道神秘的彩虹，终于把这架性能优越的战机吞噬。

战机本来正在以花式飞行表演般的姿态，左右回旋，上下舞动，但忽然之间，一切都仿佛停顿下来。

它不再回旋，不再舞动，甚至不再飞翔。

一架正在飞行中的战机忽然不再飞行，那意味着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？

想来是可怕的，但事实上，却又不是那么可怕。

我的感觉，只是有如一辆行驶中的汽车，忽然在马路上停了下来，如此而已。

当然，一辆行驶中的汽车，和一架飞行中的战机，彼此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。

最简单的例子，莫如在燃油耗尽之后，汽车大不了停在地面上动也不动，但在高空中的飞机，它的处境就绝对不可同日而语。

可是，奇怪得很，战机虽然在高空停顿下来，但它却并不是因为战机本身的停顿，而向地面直掉下去。

反之，它比起在刚才飞行时，还更四平八稳，情况就像是一辆汽车驶入了停车场，然后停了下来。

那种感觉，并不可怕，只是奇妙。

说不出的古怪，也是说不出的奇妙。

我仍然置身在战机之中，但战机却已在一个充满彩虹色彩的神秘领域上停顿下来。

仿佛真的已置身在基地的停机坪上。但我知道并非如此，战机一直都在逾万尺高空，而那一道神秘的彩虹，也同样在万尺高空之上。

我没有慌乱，这并不表示我在此刻的表现特别胆色过人，而是事情的确并不可怕，只是超乎常人知识范畴之外。

最少，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。

凡事总有第一次。今天，我是第一次遇上如此这般的一道彩虹，虽然



还未曾弄清楚这是什么东西，但只要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到了下一次的时候，就会更有条不紊地勇敢面对。

但很坦白说，这种经历，主动一方并不在我，我和这架战机，都处于绝对被动的角色，实在并不有趣。

虽然并不有趣，总算是很有点新鲜感。

不久，我就听见了一个人祥和的声音，道：“欢迎阁下驾临空军一号。”

什么？空军一号？这是美国总统的座驾专机吗？

空军一号什么时候变成幻影般的影像了？我大不以为然，忍不住叫道：“这不是空军一号，绝对不是空军一号！”

那人的声音，不徐不急地接道：“美国总统的座驾专机，迟早也会给我们迎接过来，到时候，全球人士，都会知道，什么样的飞行工具，才配被称为真真正正的空军一号。”
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道：“你们的飞行工具，算是什么样的玩意？”

那人似是干笑着，道：“在你身边出现类似彩虹的空中甬道，是一项人类连在做梦时也梦想不出来的超级科技，它本是无重量、无形态、甚至是无物质的幻境，但在这虚无缥缈幻境之中，却足以把一架战机，甚至是一架珍宝客机吸纳、稳定、甚至是当作停机坪使用。”

我傻住了。

这是什么样的科技？什么样的空中甬道？要不是自己亲历其境，又如何能够轻易相信？

但纵使我已身历其境，但眼前景象，仍然使我有着难以置情，疑幻疑真的感觉。

那人的声音，益发显得自豪：“现在，你可以随时下机，我保证，你不会从一万二千尺的高空直掉下去。”

好极了。

我竟然可以在一万二千尺高空之上，无须携带跳伞包下机。

这算不算是自杀？

但那人已作出了保证。

但他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连脸孔都没见过的人的说话？究竟他是个白痴？还是我是？

当然，我是可以稳当一点，揽抱着跳伞包然后才下机的，但我没这样做。

既然连这架战机也没有在停顿之后直掉下去，我为什么要怕得要命？

性能优越的现代化战机，是在毫无征兆情况之下，完全停止机械上的运作的。

它不再飞翔，不再产生任何机械上的震动，忽然间变得像是一架用木砌成的模型，平平稳稳地摆放在一万二千尺高空上的彩虹里。

连雀鸟都办不到的高难度动作，这架战机轻易地把动作完成。

要是天亡我也，早已化骨扬灰，又何必胆颤心惊，非要抱住跳伞包下机不可？

士可杀不可辱。下机就下机，我并不代表这架战机所属的国家，我只是代表着我自己。

一个来自特别行政区的中国人，香港人。

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已经不见了，香港人的面子可不能再给我一个人

丢尽。

我昂然下机。

我在一万二千尺高空之上，竟似是脚踏实地。

四周并不漆黑，我在彩虹般的雨道中左逛逛，右逛逛，要是这甬道的“地基”不稳固，又或者是其中某个地方穿了一个大洞，那么后果是想也不要去的。

然而，诸事平安大吉。（当然平安大吉，要是洛云从高空直掉下去，而又没背着降落伞的话，这个故事又由谁记录下来？）

我也曾刻意地瞧瞧，在双脚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但瞧不见，仿佛什么都不存在，又似是正在腾云驾雾之中，那种感觉，实在是怪异莫名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看见了一个满面笑容的人，一步一步向我走了过来。

这是一个看来三十不到的男人，发型很时髦，服饰却古老得像是五十年代国粤语残片的小生。

若单以外型而论，他是个亚洲人，有黄皮肤、黑头发、但却有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“欢迎洛会长驾临我们的空军一号！”这人说：“在下谢平，有点小事，希望能够跟洛会长商量商量。”

言词客套，并不等于真真正正的客气。我毫不讳言道：“我现在已成为你们的俘虏，但不见得一定会给阁下成功地威胁，而签署任何形式的城下之盟。”

粤谚有云：“死鸡撑饭盖”，这一招管用也好，不中用也好，使将出来再作道理。

谢平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洛会长言重了，你是我们空军一号的贵宾，请！”

洁白干净，连指甲都经过悉心修理的手轻轻一摆，示意本人依照他的指示拾级而上。

在这逾万尺高空之上，我看见了一道彩虹般的楼梯，从这个角度望上去，楼梯级数相当之多，没一百也最少有八九十。

果然是高处未算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除了依照谢平的指示去做，又还有什么办法？

也许没有。

但也许……可以先打一架，然后再算！

我心情不好，脾气更是差之极矣，这活见鬼的谢平，满以为我必然乖乖就范，我就偏偏要给他颜色好看。

我忽然瞪视着谢平的脸，冷冷道：“我若是你们的贵宾，事前最少应该收到一张请柬，但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我是在飞往空军基地途中，给你们在高空截劫的，所以，在你眼中，我是俘虏，而在我眼中，你们却是强盗！”

他客客气气，但我直斥其非，而且丝毫不留余地。

这是我考验一下敌人修养的一贯方式。

从没认识一个叫谢平的朋友。

我是驾驶战机的“特殊战士”，来者既不是朋友，便是敌人，对于这一点，我是永远毫不含糊的。

谢平并没有生气，语声依旧平和，脸上笑意仍在：“邀请贵宾，有很多种方式，正如结交朋友一样——”

“对了！你听过‘以武会友’这四个字吗？”

“洛会长——”

他还没有说下去，我已闪电般出拳。

这一拳大有名堂，创于洛云念 F1 年代，名为“脸上记小过”。

既有“脸上记小过”，当然也有“脸上记大过”，但由于未明敌方实力深浅，以是先以“小过之拳”试探虚实，然后徐图后计。

若以为洛云创于 F1 年代的拳招，乃是小儿科的玩意，恐怕是大错特错。

两年前，在泰国举行的一次公开搏击大赛，夺取金腰带拳王宝座的卢南猜，他是我在曼谷的老朋友，当天，他奠定胜局的一拳，就是本人自创的“脸上记大过”！

“大过”之拳，当然比“小过”凶厉得多，尤其是卢南猜，他本身是职业拳师，拳力更是雄猛。

且说我突然发难，一拳挥上，谢平也不示弱，立刻还招。

一人出拳，另一个若不还招，这并不叫打架，而是殴打。

但对方既然第一时间还手，这场架便算是正式打了起来。

打架既是野蛮的行为，但也同样是动手动脚的运动与艺术。如何分野，只在乎观点与角度，若要争拗，三千年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

无敌最寂寞，我已不打架久矣，屈指一算，上一次打架应该是在南美洲的一间酒吧内（详情请见《猫人》一书），而且，那一场打架实力悬殊，我在轻易取胜之余，却又感到大大不是味道。

眼前这位姓谢的仁兄，未知是否技击高手？

一经接战，此人居然也是一流好手，但他使的究竟是什么武功，竟连我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学大宗师也瞧不出来。

瞧不出路数的武功，也许只是饭桶的伎俩，正如黔驴之技。但也有可能是旷古绝今的一流功夫，绝对不容易对付。

眼前的谢平，竟是属于后者。

“霍霍”连声，一晃眼间已动手超过十招。

真是招招厉害！我不简单，他也不寻常，彼此架式一展，竟是旗鼓相当之势。

他的脸上并未记上“小过”，但我也不急于要记他的“大过”。

正是“人谁无过”，要记他的“小过”、“大过”，又何愁没有机会？

要是遇上“D打六”之辈，我大可以一鼓作气，三下五落二便为对方“埋单”。

但对手既非易与之辈，就决不可以鲁莽而为之，越想要赢他，就越发要沉着应战，否则，随时“高空里翻船”。一世英名付诸云顶。（不是亚洲区的那个云顶。）

谢平的搏击技巧，虽然我没法子可以瞧出确切的名堂，但却看得出，他每一拳每一脚，都是又华又实，既好看也实际，既非徒有花招之形，更有力贯四肢，招沉力猛之实。

竟是生平罕见的强手。

要是我状态稍差，学艺略逊十万分之一线，早已败阵。

但我并非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堂堂惊奇俱乐部始创人兼会长，又是何许人也，岂会轻易输给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？

激战之下，他赢不了我。

我虽没有输，但战况胶着，再打下去，大概会是两败俱伤之局。

终于恼将起来，决定出其不意，要在他的脸上记一个“大过”。

“大过”之拳，岂是一般花拳绣腿可比？招式尚未使出，仿佛连彩虹上的楼梯也快将坍塌下来，化作一场春梦。

岂料我这一拳尚未使出，谢平竟向我一百八十度鞠躬，一脸拜服之状：“洛会长神功无敌，在下一则钦佩，二则认输，三则敬请洛会长高抬贵手，放在下一马！”

举手难打鞠躬人。

他一鞠躬，我这一拳又如何还能在他的脸上记一“大过”！

只好硬生生收手，心中陡然大呼：“吊瘾！”

既然拳头解决不了纷争，只好拾级而上。

但我双腿甫踏上彩虹般的梯级，身子已向上飞翔而去，竟似是背上长了一对翅膀，变成一个天使。

我这一惊，倒也非同小可，竟不由自主地伸手向背后摸去，要是真的摸到一对翅膀，那可不妙之至。

背上若然长出翅膀，头上恐怕也多半会有一个光环如影随形，那么，自己变成了什么东西，着实不难想像。

幸好，背上没有翅膀，我只是懂得向上飞，如此而已。

少年时，常听老前辈教诲：“做人嘛，一定要努力向上爬……”

但我现在却更进一步，变成了向上飞！

彩虹梯级相当宽敞，别说是只有我和谢平，就算是一左一右，再增加两名相扑手一起向上飞，也不会逼逼狭狭。

这是什么样的地方？什么样的境界？我正在做梦吗？似乎是，但却又不是。

这实在不是一个梦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。

彩虹梯级，竟比想像中高得多，我们虽然已在梯级之上飞行，但也要隔了好一段时间，才能抵达另一个地方，另一个境界。

当我和谢平停下来时，我发觉自己已来到了一个类似太空船的船舱之中。

这船舱相当宽敞，触目四周，都是细小的灯光，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仪器。

在船舱中间，有一张圆桌，面积甚大，除了它是用金属造成之外，外形倒和中古时代欧洲圆桌会议的那些圆桌不相伯仲。

圆桌最伟大的功用，就是可以令到参与会议的人，感到人人身份平等，并没有主客之分，也没有地位、权势高低强弱之别。

而在这船舱中间这张圆桌旁边，早已坐着七八个人，其中有男有女，年纪由二十来岁至六七十岁不等，至于种族外形，既有白种人，也有黑人、黄皮肤的亚洲人、以至是印第安人等等。

有如联合国会议一样。

我细心一数，坐着的总共有七男一女，除了这八人之外，还有两张空置的金属椅。

谢平把我带引到圆桌，又示意请我坐下。我看着这张金属椅，不禁皱了皱眉，道：“看来倒有几分像是电椅。”

说是这么说，到底还是坐了下来，反正其余九张都是一模一样的金属

椅，并不见得只有我安排的一张才最特别。

当谢平也坐了下来之后，圆桌上看来年纪最大的白种老人首先开腔。他一开口便道“地球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，洛会长的排名决不会在第十名以外。”

他语声甫落，众人立刻热烈鼓掌。

但我并未飘飘然。

常言有道“宴无好宴。”虽则此地无酒也无肴，但也可算是“宴”的一种，无以名之，大可以称为“太空夜宴”。

人在太空，一切都是空。

我只是略略欠身，道：“我是个平凡人，谈不上有什么传奇色彩，充其量比一般人稍为活跃罢了。”

无论敌人先礼后兵也好，前倨后恭也好，在未曾摸清楚对方虚实之前，只宜以废话暂且敷衍。

白种老人悠悠一笑，道：“我们都是但丁的好朋友，难得他已克服了重大困难，展开了早已筹备多时的计划，照我看，无须十年，计划就可以顺利完成。”

他侃侃而谈，但所提及到的内容，我并不知晓个中的来龙去脉。

首先，“但丁”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

其次，他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，我更是无从知晓。

当然，“但丁”的计划，我更是未曾有所听闻。

我立刻实话实说：“但丁是谁？阁下又该怎样称呼？”

白种老人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我是土王星，其余几位，都以九大行星作为名字，刚才对你自称谢平的，他其实应该叫金星，和地球十分接近。”

我驾驶着一架战机，从一艘母舰上爬升到高空，竟是越爬越高，竟高及至九大行星那么遥远，当真是人类伟大极了的一次飞行。

我忍不住问：“我们现在置身的位置，是否已超越地球大气层以外？”

土王星摇摇头：“不！大气层仍然包围着我们，正如地球仍然给愚昧的人类包围着一样。”

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几位是从外太空而来的？”

土王星道：“你认为我们这九个人，像是外星人吗？”

我道：“这并不是像抑或不像的问题，若有科技比地球人先进的外太空生物到访，外貌的改变、乔装，未必会是一件困难的事。”

土王星同意地点点头：“无数科幻小说和电影，都与阁下的观点完全相同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分明是拒绝了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也不着急，反正对方是外星人也好，是地球人也好，并非关键所在。最重要的，是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。我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把我俘掳至此，目的何在？”

土王星却闭上了嘴巴，由他身边一位黑人接口说道：“我是木星，首先，我要代表这里所有人向阁下郑重声明，我们对洛会长是没有恶意的。”

这虽然是打官腔的废话，但如今看来，或多或少，总算是事实。

但确切一点形容，只能说是这九个人暂时对我没有恶意，因为看现时的情形，他们是有求于我的。

要不是这样，我又何德何能，可以坐下来参加这一个高空圆桌会议？

我凝注着木星黑得闪亮的脸孔，道：“你们总共有九个人，要是每位都向我兜兜圈子，说话老是不入正题，也许我会在这里伏案而睡。”

这并不是卖弄幽默。而是一种抗议手法。

木星当然明白，他立时道：“很好，我也喜欢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，但自从米高佐敦宣布退出 NBA 之后，我的情绪一直都很不稳定，以致连性格也有点改变，请洛会长包涵包涵。”

我陡地傻住。

这黑人前一两句说话，还算是爽快漂亮兼而有之，岂料说到第三句，却又越扯越远，岂只是开门见山，简直就是周游列国，神驰太虚，正在做他妈的春秋大梦九不搭八！

我在这活见鬼的圆桌上正襟危坐，却听着此人怀缅着另一个黑人！

我修养再好，也有着脸皮挂不住的愤慨。

但在我还没有发作之前，圆桌上唯一的女性忽然开口，她说的居然是广东话。

“我和你都是香港人，我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合作。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你又是什么星？”

她答：“水星。”

当然是水星，女人不是水做的吗？

她虽然比不上计安出，方维梦那么漂亮动人，但以一般水平来说，总算是美人胚子，就算去参加港姐亚姐，最少可以稳入三甲。

在“九大行星”之中，她给我的印象，暂时算是最好的一个。

我并不是色情狂，但这位漂亮的小姐既没有直接得罪于我，也就不必向她还以颜色。

我道：“虽然都是香港人，但不见得六七百万香港人，人人都可以合作愉快。”

水星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，接着又道：“但丁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，他这个人，很有资格成为惊奇俱乐部的会员。”

在她说来，一切理所当然。但在我听来，却是大大不以为然。我冷笑一声，正容道：“水星小姐，你以为敝会是儿童游乐场，还没戒奶的 BB 也可以参加入会？”

水星微微一笑：“就算我再孤陋寡闻，也不会对贵会的事迹一无所知，我能够说出这一句话，自然是因为很清楚但丁先生的来历，否则，也不会贸然提出这样的意见，贻笑大方。”

尽管她如此辩说，但我仍然不住的摇头。

水星也不着急，只是淡淡地继续说下去：“但丁先生，他是一个弱能人士。”

她不说犹是可，我一听之下，更是无名火起三千丈！

但她总是在我还没有发作之前，另有佳句，她道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

她居然引用这八个字来封住我的嘴。

我虽然脾气甚差，但却绝不是个毫不讲理的人，一听见她这八个字，立时又把满腔怒火，暂且硬生生地抑压下去。

但我的脸色已变得十分难看，那是可以肯定的事，毋庸劳烦别人递来一面明镜，又或者是清水半盆。

我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姐，你说的并不是一瑰石，而是一个白痴！”

我的语气，不可谓不重，若是有不明就里的外人目睹眼前情况，一定

会以为我是这张桌上的权威领袖。

但事实上，我在这里，绝对只是一个“少数民族”。

水星的修养，远远在我之上，她淡然一笑，接着说：“但丁先生只是弱能，绝对不等于是个白痴。”

我再哼一声，道：“在惊奇俱乐部，一般的所谓天才人物，都会在我们的标准之下，被视作等同弱能之辈，更遑论你们的什么老朋友但丁先生。”

水星眨眨眼，道：“但请注意，但丁先生的弱能，并不是以地球一般人士智商的水平作为标准。”

我陡地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水星道：“在但丁先生的生活圈子里，他的智商水平，被视为弱能，但若放在地球人类的圈子里，他既是超级的天才，也是力量无可比拟的超人。”

她的解说，清楚之至，但也同样混帐到了极点。

套一句广东俗话说——我就不服这个烧卖！

因为她的说法若然可以确立，那么活在地球上的几十亿人，人人都比一个白痴还更不如。

我一拍圆桌，叫道：“但丁先生在那里？叫他滚出来见我！”

强忍多时的怒火，再也无法抑制，有时候，我的确是个不顾一切的狂人。

水星摇摇头，道：“但丁先生不在这里，他在香港。”

“香港？”我陡地愣住。

然后，我立刻想起维多利亚海港所发生的怪事。

海水被抽干了！

但丁在香港！

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，使我无法不联想起一个假设。

——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被抽干，那是但丁的杰作！

这虽然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，但当这个假设在我脑海中冒升起来的时候，竟使我有着寒毛直竖的感觉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

但丁这个“弱能人士”，岂非等同超级魔鬼的化身吗？

我并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，但在这一瞬间，我竟然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打从我登上核子航空母舰那一刻开始，我遭遇上一连串棘手的怪事，但一直到了这一秒钟，我曾经做过了些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？

我曾经为谁解决了某种困难吗？

答案是：“没有！”

完全没有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只是处于被动的角色，既无建树，复无良策，连“见招拆招”这四个字也谈不上。

大不了跟那个谢平打了一架，侥幸未输，如此而已。

但丁！

他只是他原来生活圈子里的一个弱能人士，但却可能已在香港那搞得天翻地覆，人心惶惶……

而我，在自身为惊奇俱乐部的会长，又能做出些什么事情了？

越思越想，越感汗颜。我的骄傲，我的自信，我的斗志，竟似在这张圆桌之上，给一个陌生的香港女子消磨殆尽！

不！绝不可以这样！我不是懦夫，我可以振作，也必须努力振作。

我暗中用力，以指甲戮入大腿，凭藉尖刺入体般的痛苦，来惊醒消沉了的战意。

我感到自己的眼神再度明亮。

“各位，人各有志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原则和立场，也许九大行星的确很瞧得起洛某，然而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若要我和你们一起合作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”

我说得斩钉截铁，绝无半点转寰余地。

这一次的会谈过程，并不愉快。

而且，我的处境，也并不乐观。

毫无疑问，这九大行星纵使不是拥有超级科技的外星人，也绝对不会是一般的地球人，凭我的力量要和他们作对，恐怕会是实力悬殊。

然而，我也没有过份轻视自己，敌势再强大，只要自己一直保持旺盛的战意，未必就会处于必败之境。

最低限度，他们有求于我。

看来，他们看中的并不单只是我一个人，还有整个惊奇俱乐部的所有会员。

单独我一个人的力量，就算再神通广大，也只不过是洛云一个人而已。

但若说到整个惊奇俱乐部会员的力量，那就很难估计了。

坦白说，洛云虽然身为会长，但并不等于可以操控这一百二十名会员。

相反地，在这些会员之中，有不少更是我的师父级前辈，我遇上这些老臣子、老魔头，恐怕还得打躬作揖，执其弟子之礼。

这九大行星，未免是太看得起我了。我的态度，非但很不合作，简直就是倔强顽固，似乎手里正执掌着一把尚方宝剑，任谁的帐都不肯卖。水星虽然巧笑倩兮，落落大方，但我只当她神经兮兮，“落她的面”！

九对一的谈判，至此破裂。我非但孤军作战，而且身入敌阵腹地，一旦宣战，后果如何，当真难以预料。

但我悍然不惧。由于我太嚣张，土王星脸上的神情，也越来越是显得不满。终于，他一拍圆桌，伸手直指看我，喝道：“我要向你挑战！”别看他一把年纪，这一指一喝之威势，当真是气吞牛斗，好不厉害。这副神态，令我想起了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。

土王星和九叔，虽然肤色不同，但若论神态、火气、威势，都是不相伯仲的。

但手底下的功夫呢？

难道土王星也可以和九叔相提并论吗？

别人心里怎样想，我不知道，但在我眼中看来，天地间又有多少技击前辈高手，能望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背项？

在顷刻之前，我已领教过金星谢平的武功，他在武学上的修为，算是不错。

如今，土王星也向我挑战。

真是好极了！三年不发市，发市当作三年！想不到连打架也像是做爱一样，有时候干等三五七年等到发呆也难得一展身手，但倏然之间，却又会



一浪接一浪，弄至接应不暇……

我自是无惧哉！

大不了弄个筋疲力竭，大汗叠细汗！

我豪兴突发，也顾不了什么礼仪，轻轻一跃，便纵身在圆桌之上。

土王星瞳孔倏地暴睁，一声狂笑，也跳上桌面，笑道：“有意思！”

他西装笔挺，但脚上穿的居然是一对比鞋。

看似不伦不类，但他一跳一摆架式，竟尽显一流高手，甚至是武学大宗师风范。

虽然是个西方人，但他使的竟是东方武功！

“嗨！”他不客气，左手一伸，五指齐张宛若旋风般直袭而至，使的竟是“龙爪功”！

“龙舞式！”土王星侧目斜睨，声如巨雷，字字轰入我耳中。

招式初现，已是先声夺人。我若定力稍逊两分，已然不战自乱，落在下风。

要对付这等声势，只有两个不二法门。其一是索性跟对方“斗大声”，管他是虚张声势也好，声色艺俱全也好，总之，文来文对，武来武对，决不示弱。

还有另一上策，乃是沉着应战，以不变应万变。

管他声威震天也好，三头六臂另加恐龙大尾一条挥将过来也好，决不受其所惑，尽量保持冷静，见招拆招，伺机找寻破绽，然后一举痛击，奠定胜局。

这两大法门，我如何取舍？

答案是：兼收并蓄，互为兼备。

老人大喝，我也大喝。

他嗓门响亮，我也同样是个大声公，更兼年青力壮，中气比诸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说到招式架势，更是各有千秋。

他的“龙爪功”，固然声势骇人，我的“惊奇百汇拳”，又岂是等闲武功？

别单看这套武功的名字，便以为此乃洛云无师自通，自行创制的一套捞什子拳法。

这套武功，实则包涵中国各大门派武术之精华，再经过十几位武林名宿精心钻研，更利用先进电脑仪器分析，一一去芜存菁，然后才编制而成的武学大全。

既是中国武术各大门派千百年来精髓，也是高人心血再加电脑融汇贯通的“特殊成就”，威力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四 但丁先生

圆桌已变成了擂台。

甫一开始，土王星气势骇人，我也还以颜色。但接着下来，我并不冒

进。

他身法极快，虽在桌上，但却腾挪闪动疾迅无伦，每招出手，更是劲道凌厉，极快极狠。

如此威猛的爪功，我也从未见过。圆桌虽大，但用作比武擂台，地方便很逼窄。

我与土王星，虽无君子之约，但既已双双跳上圆桌动手，便等如有了默契，要是谁先离开桌面，该算是输了。

他的扑击，变化不算繁多，但却招数严密，几乎是九攻一守，而在那“九攻”之中，也同样的攻中有守，毫无破绽。

我心念迅速转动。心想：“与其抢攻激斗，不如先守一轮，再作打算。”

我有信心，可以稳守一阵。

先守得一阵，然后再作战略上的部署。

好凶猛的“龙爪功”，我险些给土王星逼了下去。

但我战意旺盛，情况虽然凶险，但却仍能撑得住。

只要撑得住，土王星就赢不了我。

他要胜利，还须加一把劲，但堂堂惊奇俱乐部始创人兼会长，又岂是省油的灯？

他越要赢我，我也越是要他失望。

接战时间越长，对我越更有利。“龙爪功”虽然厉害，但招数变化有限，久而久之，我已摸熟了这套功夫的门路。

我开始作出试探性的反击。

土王星浑不在意，在他眼中看来，他认为自己仍然是大占优势的。

但我心中有数，我比他更冷静。

渐渐地，我甚至可以肯定，我已立于不败之局。

土王星的眼神，开始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，因为我的全面反击，已然展开。

我甚至把他的“龙爪功”逼出一个破绽。

“逼出一个破绽”的意思，就是以快速的打法，逼使对方出错，以致露出破绽。

我成功了！

土王星只是爪势略慢十分一秒，已给我一个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。

良机莫失，失机者斩！

“飒”的一声，我化拳为掌，从一个极刁钻的角度，一掌怒劈土王星胸口。

土王星中掌了。

“蓬”然一声，他身子向后倒退，但在距离圆桌边缘尚有两三寸之际，水星倏地伸手，把他轻轻托住。

土王星没有掉下去，但他败了。

他闷哼一声，抱一抱拳：“你赢了！”

倒是光明磊落，赢便是赢，输就是输，绝不赖帐。

在短短时间里，我已先后跟两位高手过招。

高手，都是高手。

看来，九大行星都不是一般人物。

我站在圆桌上，虽然获胜。但却没有任何人发出英雄式的欢呼。

只听见土王星喉咙里发出了混浊的声音，道：“洛会长，既然我们的事谈不拢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等于是下令放人。

虽然如此，但我仍然感觉到很不是味道。

我连这“空军一号”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，也没有弄清楚，怎甘心就此离去？但我若不想离去，又还能怎样？这并不是一间酒店。而且主人下令“放人”，其实用另一个角度看，也可以算是下了逐客令。

在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得回到那一架战机，继续自己尚未完成的旅程。

但把我送回战机的，并不是谢平，而是巧笑倩兮的水星。

“回程”之际，我们又经过那一道彩虹梯级，但这一次，却无须“飞行”，她只是在彩虹梯级做了一个怪异的手势，然后眼前景象一变，我又再看见那一架从航空无舰驾驶而至的飞机。

水星似乎对我相当欣赏。她说：“和你谈话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”

我给她的回答是：“彼此彼此。”

但我想旁敲侧击，采取多一点有关九大行星的来龙去脉，她却巧妙地避而不谈。

我无可奈何，总不成又再动武。

最后，我问她：“但丁先生会和我联络吗？”

水星眨眨眼，道：“一定会的。”

“一定？”

“一定一定。”

她是个美丽的女郎。

我一定会好好把她记住。

回到空军基地，天边已微露鱼肚白色。

一个军官，对我的“自出自入”，感到很不高兴。

他在机场跑道向我提出质问：“你凭什么把价值逾亿美元的战机当作是练习飞机使用？”

我冷冷地还以颜色：“对不起，我还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只纸鹤。”

军官大怒，竟然拔出配枪，指住我的脸：“你说什么？可以再清楚点说一遍吗？”

我再冷笑：“我以为你是负责保管纸鹤的基地管理员，岂料原来只是一个白痴！”

他的脸已变成了猪肝一般颜色，他大怒，但却还不敢就此开枪，只是用枪柄重重地凿向我的脑袋。

要是他这一凿，可以在我的脑袋上凿出满天星斗，那么当他弄清楚我是何许人也之后，此事大可向子孙三代炫耀数十年。

但他还没这种资格。

他的右腕才一晃动，早已闪电般就指，疾点他的右手脉门。

这一点的力道，并不太凶猛，但却足够使他的右手完全麻痹。

他用枪柄一凿之势，本来力道十分沉重，但到了后来，只能算是一个笑话。

我轻而易举地，把他的军用手枪抢夺过来，他的脸再也挂不住，狠劲一发，整个人像是摔角手般向我怒扑而至。

我连睬也懒得睬他。

在我眼中，他算是老几？只不过是军官一名。

在昆顿眼中，他这个芝麻绿豆般的少校又算是老几？

他向我扑过来，我只当他是一条神经有毛病的笨虫。

他才扑出一半，背后衣领已给昆顿粗壮阔大的手掌硬生生的揪住。

昆顿是少将。

这少将，年纪也和连尼少将差不多，但若论身形之扎实，身手之敏捷，却一定远在连厄之上。

他是著名的现代占士格尼。

占士格尼是五十年代的性格演员，擅演大兵，对于打架赌钱谈情闹酒跳舞讲大话，统统都是强项。

占士格尼并不高大，昆顿亦然，但昆顿的手掌特别粗壮，当他把那位少校揪住的时候，一条右手就像是起重机的吊臂，强而有力。

当少校发觉制住自己的，赫然竟是昆顿少将之际，立刻立正，敬礼，同时伸手向我一指，叫道：“这人——”

“这人是我的老朋友！”昆顿少将不等他说完，已截然说道：“就连我的老师庞尼，也不敢在洛会长面前稍有丝毫放肆，难道你认为自己比庞尼先生还更德高望重吗？”

少校整个人僵硬起来。

庞尼是参谋总长，也是无数军官的偶像。

有关于这位战争经验丰富的军人的事迹，传媒经常报导，也有人替他着书，写传记说生平，可算是一位奇材。（由于此人与本故事无关，略为表过便算。）

天亮了。

我和昆顿一起吃早餐，谈的都是不关痛痒的话题。

也居然完全没有过问，我驾驶着战机到“伟大者号”所为何事，可见此人对我，尊重之至。

上午九点，离开了空军基地。

我要乘搭国际民航班机，飞回香港。

一想起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给抽干，我不禁为之头皮发麻，可惜已经和昆顿告别，否则，大可问问他对这件大事有什么见解。

在飞机上睡觉，并不是愉快的享受，而是无可奈何的被逼休息。

班机乘客不多，在我身边的座位，并没有其他乘客。

一个梳直发脸色又白又漂亮的空中小姐走过，我把她叫住：“可否给我一份今天的报章？”

空中小姐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可以。”

我陡地一呆，这算是怎样的服务态度？

但我很快就原谅了她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在她的背后，还有一支黑漆漆的枪管。

一个脸上罩住女人丝袜的大汉沉声喝道：“所有人不要动，这是劫机！”

这下子可真够精采了。我在飞机上才睡了三十分钟，一睁大眼就看见了几个来历不明的枪手，正在骑劫这架飞机。

经此变故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飞回香港去？

天晓得！

飞机的航线，肯定改变了，它将会飞到什么地方去？

但愿不致于会登陆月球。

也许我真的很困倦，反正有人劫机，连想讨一份报章看看的自由也被剥夺，不如继续睡觉。

我并不是开自己的玩笑，而是真的这样做。

没有任何乘客愿意自己乘坐的班机被抢劫，我也不例外，但当这种倒楣事情一旦发生，就算焦急惶恐，又有什么屁用？

倒不如放松一下精神，把这种事当作没发生过。

管它继续飞往香港也好，一个“屈尾十”掉转头飞向南极那边也好，都是若干个小时以后的事，又何必费心？

不如继续寻梦。

我居然真的又再睡着了觉，而且梦境不俗，居然梦见了方维梦。

维梦。

梦。

我的梦……

梦醒南柯，看看腕表，距离最初被劫机的时间，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二十分左右。

揉揉惺忪之眼，只见那几个枪手，依然控制大局，没有人作声，更没有人反抗。

只是有一个老太婆给吓得昏倒过去，其后悠悠转醒，但一张脸已变得比纸还更苍白。

这老太婆是好运气的，她七八十岁才遇上这种事情，就算给歹徒吓死了，也不算是冤枉。

别骂我凉血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

我向提着轻机枪的劫机者“申请”，道：“我是个医生，可以看看这位老人家吗？”

脸上罩住女人丝袜的枪手沉声道：“这里不是医院，没你的事情，坐回原位！”

我耸耸肩，苦笑作罢。

老太婆却在这时候不住的在喘气，情况看来糟糕得很。

另一个劫机者走了过来，看了老太婆一阵，又再看着我，忽然说：“医生，你去看看她，要是停止不了她的喘气声，我可以赠送她一颗子弹。”

我战战兢兢地点头，心中却在暗骂：“我已养足精神，你们这几个混帐的东西，等着瞧吧！”

那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婆，她的座位和我平排一行，只不过相隔了一条行人通道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用日语问：“你在玩哪一种游戏？”

老太婆看来像是欧洲老妇，但我却用日语和她谈话，要是给那些劫机者知道，恐怕会以为我的神经有问题。

老太婆还想装蒜，但她还未曾继续发挥第一流的演技，机舱内已发生惊人的变故。

两个劫机者，不知如何忽然遇到了袭击，一个眉心爆裂，另一个咽喉喷血，只是挣扎了片刻，便已双双倒地。

在附近，还有两名劫机者，其中一个原本正在注视着我和那个老太婆，变故一生，立时双双暴喝：“是谁不要命了？”

机舱内乘客虽然不算挤拥，但也有三四成人左右，究竟是谁施暗算，

竟可在眨眼间击杀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一时间谁也瞧不出来。

老太婆不再气喘了，她“咕”的一声笑了出来，在我耳边轻轻的说：“还在等什么！”

她这一开口，宛似春日里的娇兰，又似是令人心神倾醉的梦呓。

果然是她。

她……

她哪里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了？她是方维梦。

维梦。

梦。

我的梦……

她是个出色的演员，但在此之前，我怎样也想不到，如此年轻貌美的一代影后，竟然迫不及待，去扮演一个白种老妇人的角色。

她的化妆，真是维妙维肖，但也可算是胆大妄为之极。

这是国际民航班机，她能够这样子大摇大摆登机，显然是使用假护照和伪造身份证明文件的结果。

我是个冒险家，那是全世界人类都知道的，想不到连我的未婚妻也有这种胆色。

她的“易容术”，的确可以骗倒世间上绝大多数人的眼睛，但却还是瞒不过我。

要改变一个人的样貌，不难。

但要改变一个人的眼神，只怕是困难极了。

纵使可以连眼球的形状、瞳孔的色素也改变过来，但“眼神”这种事，永远只可以意会，而不可以言传，更不容易加以掩饰。

维梦的破绽，就在她的眼神。

那是她上自发梢，下至脚跟唯一的破绽，旁人当然瞧不出，因为谁都比不上我更了解方维梦。

她是俏皮的。

她既俏皮又漂亮。尽管她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婆，但一双眼神流露出来的笑意，还是说不出的亮丽动人。

她轻轻的一句说话，已足够让我为她而跳楼。

更何况她只不过在怂恿我去对付两个活得不耐烦的劫机者？

我很快就作出“应变措施”。

我首先大叫了一下：“老太太振作点——”

叫声一起，刚才那个还在注视着我和“老太婆”的劫机者，猛然回头，也在发出一声大叫：“闭嘴——”

他才叫出两个字，一串沉重的钥匙已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。

这是我的“暗器”。

这种“暗器”，并不足以致命，但也有极强大的威力，足以把敌人击得昏倒过去。

但这劫机者十分强壮，钥匙并未能将之立刻击倒。

他要开枪！

但我出手远比他扳动枪机还要快一点点。

一招“大将挥军平五路”，把这劫机者打得仰面跌倒，他手里的轻机枪已给我夺入手中。

另外一名劫机者，又已给神秘而来的袭击者击倒。

但在驾驶室内，还有一名劫机者。

若要我去对付那人，我不害怕，也很有把握，但没有立刻采取行动。

因为我还要看看，暗中接二连三把劫机者击倒的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
很快就有了答案。

因为我看见了另一个老太婆。

这个老太婆，比起方维梦的“造型”还要苍老一些，但我只是看上一眼，就已肯定她是什么人。

计安出！

她是计安出！她也在这一架班机里！

当我认出她也在这班机之际，心中不禁暗暗为那些劫机者大叹倒楣。

要劫机，什么时候什么班机都可以动手，怎么千不拣万不拣，竟然拣中一架有我又有她的班机？

我是洛云。

她是计安出。

这几个混帐的东西，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在这里打扰洛会长的清梦，以致劫机计划功败垂成……

果真应验了两句老话：“千算万算，不如苍天一算！”

仅余下来的一名劫机者，也正是这一伙动机者的头目，他若妄想对付我和计安出，那是千难万难，但我和计安出若要联手对付他，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。

由于制服该名劫机者首脑的过程，太过轻易及简单，我也不想浪费笔墨，仅此表过便算。

总而言之，劫机行动彻底失败，我和计安出、甚至是方维梦，都成为了破此“巨案”的英雄人物。

但我们都不想出风头。

更尤其是方维梦，她是万众瞩目的一代影后，居然行使假护照起来，要是西洋镜被拆穿，可不有趣得很。

结果怎样？

结果是我们跳伞去了。

我们对付劫机者，本来可算立了很大的功劳，只要一抵达目的地，恐怕最少会给几百个记者重重包围……

但计安出却想出了另一个主意，就是跳伞。

她要跳伞，我本来无须奉陪，也不想奉陪，但是维梦却居然热衷地叫好！

好？

跳伞有什么好？我是付足机票金额，才能登上这架飞机的，为什么要在抵达目的地之前，莫名其妙地跳伞逃命？

但维梦叫好，我还有其他选择余地吗？

我只得劝诫劝诫：“这是超音速喷射机，不宜跳伞，一个弄不好，整个人给巨大的喷射引擎吸入去，连渣也不剩！”

但计安出却道：“我已和机师讲好，飞机将会在低空滑翔，只要跳下去的时候没碰上殒石，可保安全大吉。”

我陡地一呆，道：“飞机师为什么听你的吩咐？”

计安出嫣然一笑。“因为我吻了他一下。”

她是举世无双的超级大美人，她的一吻，大概可以令一个平时连割破指头也大惊失色的胆小鬼，忽然胆大包天，不惜为了这一吻而切腹自尽。

可是……

他不是已经化了妆，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吗？洛会长的经历，每每是许多其他冒险家连在梦里都梦不出来的奇人奇事。

这一次，更是奇事接踵而至。

我在两个美丽老太婆陪同之下，从一架喷射机的特别机舱门罅里跳了下去。

下面是什么地方？

会不会是汪洋大海，海水里有一群虎鲨正在列队恭候？

我不怕畅泳于大海，也无惧于虎鲨的牙尖嘴利，只怕失去了维梦。

在空中，我握住她的手。

她的手并非真的鸡皮疙瘩，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女郎。

虽在九霄云外，仍可看见她眼波里的笑意。

她在笑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
计安出就在我俩附近，在高空中，她看来像是一只美丽的小云雀。

打开降落伞，在脚底下的是一大片草原。

那是什么地方？

草原上，当然不会有虎鲨、杀人鲸之类的海中巨无霸。

但狮子老虎野豹又怎样？它们是否隐伏在草原里，而且早已饥肠辘辘？

我没有想得太多，只是在想：“维梦已和我在一起。”

只要有她在身边，脚底下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，已毫不重要。

终于降落到地面。

是一块很美丽的草原，但看不见任何猛兽，只有一群可爱的小绵羊，正在草原上悠闲地吃草。

不远处，有一条细小的农村。

我们来到村口，一个皮肤深棕色的年青人迎了上来，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。

我也迎了过去，问：“朋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年青人傻笑一阵，摇摇头，示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

我说的是英语，他不懂。

但他是什么民族的老兄？

只等他说三两句属于他家乡的方言，且看我这个语言天才，是否有本领和他沟通。

岂料他指指嘴巴，又伸了伸舌头，只见他的舌头比常人短了一大截，也不知道是天生的缺陷，还是曾经遭受过什么创伤，总之，他是个哑巴，什么方言都不懂得说。

只好用手语跟他“讲话”。

但他所懂的手语，也同样是简单得令人喷饭，跟“国际手籍”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幸好这是一条农村。

农村虽小，看来也最少有二三十户人家，这个哑巴青年不懂得说话，还可以去问其他人。



但其他人呢？

我到处张望，只见这条农村，到处一片死寂，除了这哑巴青年之外，竟然再也没有其他人在屋子外走动。

莫非所有人都躲入屋子里看电视和做爱吗？

我和方维梦来到了其中一间两层高的房子，它是充满欧陆风味的石屋，以白色为主，衬以棕色条纹的柚木设计，看来相当雅致。

维梦敲门，没有人回应。

哑巴青年在旁边比手划脚，咿咿哑哑的，也不知道他在“说”什么冬冬荒蒺藜。

倒是计安出，她好整以暇，似乎并不介意自己身处何方，更不在乎这个农村有没有其他人。

我心中狐疑阵阵，再去其他房子看看，也同样没有任何发现。

没有任何发现的意思，其实也可以换转另一种方式来形容，那便是我发现了其他房屋没有任何人的存在。

看来，不必再找了。

这条农村，除了这个哑巴青年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人。

他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又抑或是前往什么地方，以致十室九空，只剩下这个没有表达能力的哑巴？本来，凭我的侦探头脑，大可以作出深入的查察，例如潜入这些房舍之内，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，相信必然会有更进一步的发现。

但我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反而很想看看计安出的表现（甚至可说是表演）。

她在装傻，维梦跟着她，两个老太婆窃窃私语，偏偏在我眼中看来，却是那么婀娜多姿，风情万种，也可算是蔚为奇观，世间罕见。

我们来到了哑巴青年家中作客。

哑巴青年的房子，相当宽敞，环境更是幽雅美观，我漫不经心地四处走动，只见大厅陈设井井有条，几明窗净，绝非一般王老五单身汉的“狗窝”可比。

但除此之外，却也找不到任何证据，足以证明这房子除了哑巴青年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和他一起居住。

我甚至直闯二楼的卧室。

二楼有四间卧室，房门全都是打开的，我逐一巡视，除了其中一同卧室比较有点凌乱之外，其余三间，看来都是整整齐齐，床铺被叠干干净净，就像是还没有客人住的酒店客房。

正当我到处巡视之际，两个老太婆已分别在两间浴室里“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”

三十分钟后，我们在大厅重晤。

我脸上的反应怎样，我是瞧不见的，但那个哑巴青年，却仿佛已变成了一个新鲜滚热辣出炉的傻蛋。

他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。

想不到我会在一个不知名的农村，在两个绝色美人陪伴之下，享受一顿充满欧陆色彩的美食。

这里是欧洲吗？经过劫机事件之后，那一班飞机究竟飞到什么地方去，我是不清不白的。

我不清不楚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？

是巧合吗？

还是另有目的刻意的安排？

要是有人刻意安排，那么真正的目的，又是什么？难道……只是为了要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两个老太婆，抱着跳伞包来到这个神秘的小村庄吗？

这种想法，未免是过份幻想式的。但要是真的如此，那么，整件事情的策划者，除了计安出之外，又还会是谁？

当然不会是维梦。

她只是一个跟随者。

晚餐过后，我们在村外的一个小湖泊旁边，欣赏天上数之不尽的星星。

星星很好看吗？也许是的，但总要看看心情而定。

在心情愉快的时候，就连一只丑陋的蟾蜍，也会觉得它又漂亮又有趣，更何况是天上璀璨有如宝石般闪亮的星星？

我问计安出：“金普特近来怎样了？”

其实，我更想问的，是她自己近来究竟怎样了？但我故意兜个圈子，先从她的半恐龙人丈夫金普特着手。

她仰视着苍穹众星，淡淡地回答：“他在香港。”

我当然知道他在香港，但他在香港所为何事？我静静地瞧着她的脸，看看她接着会怎样说下去。

维梦并没有干扰我们的谈话，她越走越远。

她比谁都更知情识趣。

她并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人，她知道，在我和计安出之间，永远不会涉及男女感情上的问题。

何况，这一次我之所以会在这里和计安出在一起，起因也在于维梦给我的一个电话。

要不是她怂恿我接受连尼少将的邀请，我也不会前往“伟大者号”。

我若不登上“伟大者号”，眼前的遭遇，也就不会出现。

倒是我的维梦，居然会在那一班飞机上装神弄鬼，跟着计安出双双胡天胡帝，化妆成为两个地球上最美丽的老太婆，其间种种关键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

但目前，还是先向计安出下手。

我陪着她一起观天望星，要是外人目睹此情此景，多半以为我和她是一对情话绵绵的情侣。

我问：“金普特为什么要到香港去？是不是为了但丁先生？”

从金普特那边套问根由，已可算是兜着圈子之举，但兜圈不宜越兜越远，否则离题万丈，就连自己也抓不准处理事情的大方向。

我直截了当地，把“但丁先生”这个名字说出来，看看她有什么样的反应。

她的反应，是毫无反应。（事实上，毫无反应也可算是一种反应。）

她连眼睛也没眨动一下，仍然是语气平平淡淡地说：“情形不同了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她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？我沉默着，等待她继续说下去。

过了片刻，她再说一次：“情形不同了。”仍然是百分之一百相同的说话，就连眼神和语气都是一模一样。

虽然是相同的说话，相同的眼神和语气，但她连续地把这句说话重复着，也可以算是特别强调的意思。

但这句说话的真正意思，又是怎样的？若单从字面上意会，那是十分空泛，甚至是十分抽象的。

我当然不满意，但我并没有说任何不满的说话，只是又再沉默，沉默再沉默。

这是沉默的抗议。

她是冰雪聪明的女人，当然明白我的意思，她忽尔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见过九大行星了？”

我不答反问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计安出道：“他们虽以九大行星为名，但全都是地球上的人类。”

我道：“是否犯罪集团组织？”

计安出道：“以他们做事的方式而言，单是用犯罪集团组织这种字眼，恐怕形容得并不贴切。”我冷冷一笑：“不错，就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黑帮，也没有他们那种先进的科技。”

计安出道：“你是指他们的‘空军一号’？”我道：“你也曾经是‘空军一号’的贵宾？又抑或是你根本就是‘空军一号’的女主人？”

计安出摇摇头，她说：“都不是。”

她吸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我是‘空军一号’的设计工程师。”

我愣住。她的答案，又再一次令我惊诧莫名。

她是一个有才能和很聪敏的女子，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，但那“空军一号”，简直就像是来自外太空的一艘神秘太空船，以计安出的年纪和资历，真的可以设计出这样的“交通工具”吗？

我本质疑，但却在潜意识里绝对相信她的说话。

她是计颖岚博士的女儿，单以她那一半属于正常人类的血统来说，就已充满着一流科学家的智慧。

再者，她已进入了深层领域，以至是恐龙人的世界……

在这几年内，她有了什么样的变化？

虽然我不知道，但也正因为我不知道，也就更对她这个人的“演进”无法估计。

无法估计的变化，往往可以是出人意表的惊人变化。

她说，她是“空军一号”的设计工程师，怎会这样的？她不是一直都在恐龙人的世界里，为着改良下一代恐龙人而不断努力生产，努力怀孕吗？

我忍耐不住了。

有一件事，我本来是不想直接向她提问的，因为不大方便。

但到了这个阶段，我是非问不可的。我问的是：“这几年以来，你为那些恐龙人生下了多少个恐龙人婴儿？”

她的回答，是伸出了一根指头。

我盯着她这根指头，半晌才道：“是一胎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我再问：“是一胎十婴吗？”

这一次，她摇头，摇头再摇头。她在摇头不迭之后，又再次伸出另一根指头：“是一胎一婴，男婴！”

我定一定神，拍拍自己的脸颊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婴儿的父亲，是金普特。”

计安出的丈夫是金普特，男婴的父亲也是金普特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但这种“正常的事情”，在我眼中看来，却是变得离奇古怪，甚至是不可思议。

但更不可思议的，是计安出以下的说话。她道：“婴儿的父亲，并不是半恐龙人的金普特。”

我喉咙里发出近乎呻吟的叫声：“不是他，又不是一胎十婴？这……这算是什么？难道婴儿的父亲，并不是恐龙人，而是另一个地球人吗？”

她又摇了摇头：“不，婴儿的父亲，是个恐龙人，一个绝对正常的恐龙人。”

我的思想不禁有点混淆。何谓之一个绝对正常的恐龙人？一个绝对正常的恐龙人又是怎样的？

虽然，我曾经见过恐龙人，进入过恐龙人世界，甚至曾经和恐龙人世界里的总统先生在擂台上比武决战，但对于恐龙人一族，我的了解并不深刻。

我怔呆了大半天，才道：“不是听说过，要是你怀了恐龙人的胎儿，会是一胎十婴的吗？”

她的眸子闪烁着美丽的神采，但却又在美丽中掠过一丝哀伤：“估计是估计，现实是现实。”

她为了另一个恐龙人而怀孕，但生下来的并不是一胎十婴，而是和地球人类一样，一胎只生一个。

就连双生胎也攀不上。

我心怦然跳动。

一胎一婴，对地球人类来说，那是正常。但对于恐龙人而言，却又怎样？算不算是反常地的特别？

要是真的反常，又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？

虽然，我很急于想知道答案，但一时间却又不知道该当如何问起。

只好等她继续说下去。

她终于说了，她说出了一句看来似是平平无奇的说话。

她道：“我生下了一个弱能的婴儿。”

弱能的婴儿，听来是那样地不幸……但“弱能”这个字眼，却令我立刻联想起另一个人的名字。

那是但丁！

在九大行星口中，但丁先生岂非也是一个“弱能人士”吗？

当然，但丁先生是但丁先生，计安出的恐龙人婴儿，又是另一个生命体……但不知如何，我总是一开始就把两者联想在一起。

这是敏感？还是心血来潮的自然反应？

我只好问：“婴儿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连眼睛也没眨动一下，马上爽快地告诉我：“他叫但丁。”

但丁！

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，但却在这一瞬间令我感受到难以言喻的震撼。

“他……他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四岁。”

“四岁？”

“不错，但这只是你们地球人的计算方法，事实上他已不只四岁那么简

单。”

分明是一个只有四岁的孩童，但在他母亲口中，却似乎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一样！

我没法子可以明了她的真正意思，但却感觉得到，事情既神怪复杂，也充满着足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的严重性。

我更直接地问：“九大行星所说的那位但丁先生，也就是你生下来的恐龙婴儿？”

计安出轻轻一拨晚风吹乱了的发络，悠悠地说：“不错，但他长大了，他在三四年间，成长得比你更成熟、稳重，而且比你们地球人聪明千万倍，但在恐龙人的标准而言，他还只能算是个弱能人士！”

她的解说，语气平淡，似乎所说的只是一个属于别人的故事。

但她是但丁的母亲！

而但丁先生，已在地球上兴风作浪，甚至已把香港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完全抽干。

但在年龄上，他出生至今，才只不过仅仅四岁！

在这一瞬间，我的思绪，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紊乱境界。

计安出瞄了我一眼，忽然轻轻地一笑：“你的梦回来了，她是我唯一自叹不如的漂亮女孩。”

若在平时，她这样子称赞维梦，又把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说得这样地亲昵，我一定会为之飘飘然，乐不可支。

但这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已麻木起来。

## 五 一小块肌肉

农村很恬静，恬静有如鬼域。

我躺在床上，那是二楼的一间卧室。

我睡不着，决定到这附近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一小时后，我已回来。

在那一小时之中，我又再把农村里大部份的房舍巡视过，除了年青哑巴这里，还有他这个村民之外，其余的村民，竟是一个不见。

只有一些畜生，有如无主孤魂，在完全没有人类照顾的情况下生活。

这景况已维持了多久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三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，导致这条小农村，发生了某种神秘的事变？

而且，消失了的不是一两个人，而是整条农村的好几十户人口！

这是一件严重的大事，我越想越是不对劲，再也忍不住，跑到计安出卧室门外，用力地敲门。

这时候，已是凌晨时分。

我这样敲门，固然很不礼貌，但现在已不再是讲礼貌，扮绅士的时候。

事实上，我还有无数疑团，要向计安出提出质问。

别的不说，单就是“伟大者号”母舰上的一连串事件，我就非要向她问个明明白白不可。

可是，但丁事件，看来更是严重，在我还未曾弄清楚但丁先生真正意图之前，暂且把“伟大者号”母舰上的事情搁置，那是事有缓急的分别。

然而，“伟大者号”母舰事件，其实也极严重，别的不说，就以连尼少将和占美目前的遭遇，景况便已十分堪虞。

更尤其是占美。

他报称给计安出强奸，甚至在生理上神奇地变成了一个受了孕的“孕男”……

母舰上的军医给他作一个详细的检查，所得出来的结论又会是怎样的？

我很关注这一桩事，但由于香港那边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变故，所以不等报告出现，又已迫不及待驾驶着战机离开了母舰。满以为很快会回到香港，进一步了解情况，但事与愿违。结果，我和两个老太婆从天而降，来到了这个神秘莫测的小农村。

小农村只有一个年青哑巴，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和外界通讯的设备。

没有电话，没有传真机，甚至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！

竟像是时光倒流三百年，又像是来到了蛮荒地，一个还没有开化的野人部族。

但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小农村。

除了计安出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，可以令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农村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我已不能再忍耐。

我要立刻知道，计安出究竟在玩弄些什么样的把戏？

我敲门，用力地敲门。

但没有回应。

倒是方维梦从另一间卧室走了出来，她虽然看来一脸惺忪的模样，但同样地漂亮动人。

“洛会长，什么事？”他叫我“洛会长”，不是见外的称呼，而是另一种关系微妙的亲昵。

连惺惺忪忪的样子，都妩媚得教人心醉，她不愧是一条可以永远锁住我心的链子。

我耸了耸肩，微微一笑：“睡不着，想找她聊聊。”

在正常情况而言，这种说法，也许会惹来醋雨酸风，甚至是掀起情河爱海上的狂风巨浪。

寅夜时分，我睡不着觉，要找人聊聊，但找的并不是未婚妻子，而是另一个绝色美女，那算是怎样的心态？

也许，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？但最少我明白维梦也明白，我要找计安出聊聊，绝对和男女间的感情无关。

我正在打算向她大兴问罪之师。

但维梦却对我说：“她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我脸色陡变，“她去了什么地方？你是早已经知道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维梦闪闪眼：“你打算跟着她一起浪迹天涯吗？”

她在调侃我，若在平时，我会在她的冷嘲热讽下化作一条贱虫。

但这一次不行，理由是兹事体大。我要查清楚她究竟已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女子。

我对维梦，丝毫不假以辞色：“方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近来为什么老是陪着她一起胡天胡帝，但你若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，恐怕是大错特错！”

维梦没有生气。

她只是“哟”的一声，神情娇憨地：“我明白，我近来总是喜欢做一些糊糊涂涂的事，只可惜无论我糊涂到怎样的程度，偏偏还是不会和你上床！”

说完之后，又回到她自己的卧室，把门轻轻关上。

她大概是要继续做梦了，但我又该怎办？

计安出走了，她来得离奇，走得神秘，以后还有机会可以找到这个女子吗？

说来可笑，竟是无法肯定。

但更可笑的，是计安出也是惊奇俱乐部的会员，但我这个洛会长，对于她的一切，一方面所知越来越多，但另一方面却也越来越更不了解。

她竟似是变成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。

她本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妻子，一直以来，我对她十分尊重。

不是表面上的尊重，而是心底更加尊重。

可是，这个姓计的女会员，如今已成为了我心中的一团怒火。

我可以继续尊重她，但也必须好好对付她。

因为她和她的儿子但丁先生，正在威胁着无数人的生命安全。

但丁！好一个但丁先生！他现年才四岁，而且是个“弱能人士”，但却有能力搞得天翻地覆。

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被抽干，此事真相如何，尚待更进一步了解。

要不是那一班航机发生了劫机事件，我早已回到了香港。

但最要命的，还是我跟着两个老太婆跳伞去了，如今回想起来，真是太荒唐，太混帐。但再精细地想一想，却又觉得，就算时光倒流大半天，我还是会跟着她们再跳一次的。

真正的理由，全然是为了维梦吗？

本来，我一度以为是的。她要跳飞机，我又怎能不奉陪？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要跟随的，不单只是维梦，还有计安出！

因为在计安出身上，有数之不尽的疑团。

也不单只是疑团，而且有些极重要的事，必须找她商量，看看怎样解决。

可是，那些极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甚至连最起码的了解也谈不上，她又已像是一缕轻烟般悄悄的溜走。

竟似是神经兮兮的女子！

但她是那种神经质的女子吗？不！我不认为她是那样神神化化的人，她做每一件事，都很冷静很有头脑，若论处事能力之有条有理，她甚至肯定绝对在我之上。

越思越想，越是感到情况不妙。

倏地，我在自己的脑袋上狠狠敲了一记，同时骂道：“真是笨蛋！她一直都是拖延时间，不让我早一点回香港去！”

在这一瞬间，我的头脑突然清醒过来！她对我，未必是有恶毒的阴谋，但她却一直在用尽方法，把我滞留在某些地方，总之，我越迟回到香港，对她来说就越是有利。

但她有利之处在哪里？

但丁！一定是为了但丁，但丁在香港，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，是否真的给他抽干，只要我一回到香港，也许很快就会查个水落石出……

可是，我却滞留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农村内！

这小农村，她一定在事前做过功夫！

要驱赶几十户农民，她也许有许多方法，但时间和地点的吻合，却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除非……

除非她能够在登上飞机之前，预早布置一切，而且，在地面之上，另有同党配合她的行动！

对了！一定是这样！

以计安出的能力。她极有可能在登机之前，已发现劫机者的存在。

……于是，她暗中联络她的下属（我不知道那是一些怎样的人），命令下属把那座农村作出一个彻底性的改变。

改变的情况，说简单不算简单，说复杂也不算复杂，概括而言，大概是把这小村里的所有农民都赶走，又把所有通讯器材也一并运出村外，只是留下一个哑巴青年，负责招待我们这三位从天而降的贵宾。

至于用什么方法，才可以把农民赶走，算来算去，只有两个可能性。

其一是暴力，其二是利诱。

但照我观察，使用暴力的机会不大，因为要对整条农村施以凶残手法来达到目的，一来没有逼切性的需要，其次在现场环境巡查结果显示，所有村民应该是自愿性地离开，至少并未发现任何暴力事件遗留下来的痕迹。

因此，第二个可能性的机会最大。

俗语有云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

只要有一笔巨款，其数目可以令这条小农村的每一户人家感到满意，任何妥协都可以达成，这是绝对不足为奇的事情。

于是，一条本来很正常的农村，忽然变成了一片死寂，连所有与外界可以联络的通讯器材，以至是可以接受任何讯息的电器产品，一律搬走，目的就是要把我陷入完全孤立的状态。

当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，真是恨不很把脑袋撞向石墙之上。我太笨了！我的警觉性怎会低跌至迹近乎弱智的水平？

现在，后悔已是多余，亡羊补牢，才是最重要的，我立刻再度敲门，但这一次并非敲计安出的门，而是找方维梦。

她很快就把卧室的门打开，这一次，她不再是睡眼惺忪的样子，而是精神奕奕，甚至已换好了一套可以到处走动的旅行装束。

我一看她这副打扮，就不禁为之苦笑起来。

“你早就知道，我会在这时候和你离开这条小农村？”

她闪闪眼，道：“不是我知道，而是小计。”

“计安出？”

“当然，”维梦抿抿嘴，“她早就算准，当你发现她已悄悄溜走之后，很快就会带着我赶回香港去。”

我闷哼一声：“你怎么好端端的有大明星不做，却和计安出出双入对，像是什么双妹唛公仔一样？”

维梦摇摇头：“我倒不觉得，要是我和她真的是双妹唛，又怎会留下来陪你这个笨蛋？”



我为之哑口无言。

我们不再逗留，立刻找寻离开这小农村的交通工具，总算很快就弄来了一部性能不错的吉普车。

我看着吉普车的车牌，再看看挡风玻璃张贴着的行车证，总算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国家。

这里并不是欧陆，而是南非其中一个地方。

若照航机在空中时间计算，姑勿论曾一度给劫机者骑劫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们都不可能在那短短数小时之内，飞到了欧洲那边。

所以，我们应该仍然置身在非洲附近，说不定兜来转去，还是在好望角左右。

现在，我们总算知道置身在什么地方，也庆幸在跳伞的时候。并未给地对空飞弹射将过来。

我驾驶着吉普车，维梦忽然问：“我们现在算不算是偷车贼？”

我不答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维梦也没有回答，只是把脸庞搁在我肩膀上。

我“唔”的一声，告诉她：“我在开车。”

她也“唔”的一声，但依然不说话。她似已在我肩膀上睡着觉。

这是陌生的道路，陌生的旅程，但在陌生之余，却又有难以言喻的温馨。

我的心情矛盾起来。

一方面，我很想早一点回香港去，但另一方面，心里却又这样想：“现在不是很好吗？她已多久没这样和我亲近了？唉……维梦，梦，我的梦……”

旅游使人觉得存在。

旅游使人享受恋爱。

和心爱的人，一起处身异地风光，那种写意的情怀，实非笔墨所能形容。

又再乘搭飞机回香港去，要是这一次再度遇上劫机者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买六合彩。

还没上机，已给一大堆人士包围。原因是我曾经在一架回港的班机上，英勇地歼灭一些劫机者，而且在事后“神乎其技”地和两个老太婆跳机，非但传媒极感兴趣争相报导，就连当地治安机构以至是国际刑警，都很重视和深表关注云云。

一个叫费曼的国际刑警，和我很有点交情，他见我给无数人重重包围，便迅速地安排一条秘密通道，让我和方维梦早早脱离苦海。

费曼是黑人，有一头迷人银白卷曲的头发，他在微笑的时候，魅力逼人，是无数女郎心中的偶像。

他对我说：“以往，我也曾经对付过一些劫机份子，但过程沉闷得令人发疯，怎么说也比不上你这一次那么精采。”

我明白。

他并不是在恭维我，完全是有感而发的内心说话。

他又说：“有关方面，对另外两位英勇的女士，十分关注，但你却三缄其口，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？”

我淡淡地道：“我不认识她们，所以不能说些什么。”

费曼目注视着我，心中当然不肯相信我的鬼话，但在毫无证据之下，

他却是无法可施的。

我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你也要到香港去吗？”

费曼似是一怔，但很快就耸肩摇头，道：“不！我要回巴黎总部，但两天前，我的确到过香港，那是为了私人的理由。”

他在香港有一个女儿，那是他在离婚之前，他的前妻在九龙半岛为他诞生下的一份圣诞礼物。

我立时道：“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给抽干了，难道你完全没有兴趣追查一下，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？”

费曼陡然把眼睛瞪大，神态怪异莫名。

我也瞪着他，忍不住道：“嗨！你怎么了？”

费曼张大了嘴，但还是停顿了好一会，才能用一种怪异的声音说道：“洛会长，请你把刚才的说话，再复述一次好吗？”

他的声音和神态，都显得怪异莫名，我吸一口气，又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，然后才依照他的意思，把刚才的说话，一字不变地再说一次。

当费曼完全听清楚之后，他难以置信地望住我：“洛会长，你是在什么时候收到这个讯息的？要是真的发生一件这样的大事，肯定会成为全球所有报章的头条新闻！”

我摊着手，兀自喃喃地说道：“难道没发生过这样的事？”

我渐渐有着如梦初醒的感觉，要是费曼没有故意隐瞒真相，那么，必然就是我给别人所愚弄！

首先曾经向我提及过“抽干海水”这种讯息的，是金普特。

但他只是说过海水会被抽干，但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地方的海水。

然后，我在“伟大者号”的卫星电视荧幕上，亲眼目睹那个令人毕生难忘的画面。

画面上的景象是——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，已完全干涸，只是现出一塌糊涂满布垃圾的海床！

但以后呢？

以后的事情，我已在上文一一记述，真正的情况是我再也未曾接收过有关于“海水被抽干”事件的最新消息。

直至现在，我把事情向费曼透露，他险些把我当作是一头吃了大量迷幻药的史前怪兽！

他隆而重之，再三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：“没有这种事！最少，在几个小时之前，我还没听说过在香港那边，发生过这种匪夷所思的重大变故。”

我险些连站也站不稳，身子摇摇欲坠。

但不要紧，因为维梦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她会扶着我。我也乐于把身子靠向她柔软的胴体。

我长长的吐一口气，没想到才成为大英雄，忽然却又在费曼面前大大的出丑。

最要命的，是维梦也在场。

我纵使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大男人，最少也不会是一个低能的小丑，任由他人愚弄和摆布。

但这一次，夫复何言？

只好木口木面地登上飞机，要是再给我遇上劫机者，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们碎尸万段，然后再作道理。

维梦在我身边，脸上的表情一直似笑非笑。在她面前，我是刁钻不来的，因为她比我刁钻 XYz 倍！

一旦耍起花枪，我就算再苦练三百年，也决不会是她的对手。

有她陪伴，再也没有好看的航空小姐。

在航程中，我对每一个值得怀疑的乘客，都一律以有色眼镜透视之。

但这一班机，诸事太平。连我握着维梦的手，她都没有缩开。

终于到了香港。

我和维梦乘搭的士回市区，终于看见了小别数天的维多利亚海港。

这个多事的海港，因为填海工程而容颜大变，她再也不是当年的维多利亚港。

然而，她仍然是一个海港，她的海水仍然存在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船只，依旧如当地在海面上往来穿梭。

我并没有看见她的海床。

我的心情，相当矛盾。但总括而言，还是愉悦多于一切。

我宁愿给人愚弄千百次，也不愿看见她的海水给抽干。

回到云雾居，老卫殷勤招待。

他殷勤招待的对象，当然不是我，而是维梦。

我并不呷这种醋，但却有事情非要向他问个明白不可。我问：“小高和金普特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卫答：“山。”

能用一个字就可以回答的问题，他永远不会多浪费片言只字。

对于老卫来说，此谓之正常。

一个山字，可以代表些什么？

当然还是——山。

但是什么样的山？狮子山是山，喜马拉雅山也是山！但此山不同彼山！

他的答复，迹近乎在打哑谜。我心中暗骂，骂得狗血淋头祖宗三十八代全都变成臭鸭蛋灰孙子，但却再也不向此人垂问，以免再惹来一肚子鸟气。

我牵着维梦便走，决不等老卫精心泡制的法国晚餐出笼。

我开车，一踩油便风驰电掣，维梦警告：“当心给影快相抄牌扣分兼炒车。”

换作别人，在这时候在我耳边吱吱喳喳，早已给洛会长一脚踢出行人路。

但她是方维梦。

梦。

我的梦……她的警告，对我来说是“另类甜言蜜语”又恰似是“灵魂飘飘迷醉剂”，我就算胆大生毛，也不敢在她面前左耳入、右耳出。

只好把车速减慢。

一个唇上蓄有八字胡须的伯父，驾驶着一辆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欧洲车，神气十足地在我的右手边爬头，更向我投以不屑的眼光……

我给他气得两腮鼓胀，有如一条愤怒的河豚。

但维梦给我消气。

她给我消气的法子，是全世界最好最快见功的。

她微笑着给我一吻。

一吻值万金！那个满脸寿斑的老伯父，你老人家要羡慕也羡慕不来。

这一吻，并未使我的驾驶技术大打折扣，十五分钟后，总算平平安安来到了毕架山。

“你敢肯定，卫叔说的那个山字，就是指毕架山？”维梦睨视我一眼，声音有点疑惑。

我哼一声：“要是别的山，他岂敢说这样精简？相信我，绝对错不了！”

“万一你真的捉错用神，那又怎样？”

“可以罚我立刻和你注册结婚。”

“开胃！”

一分钟后，按动小高寓所的门铃。

立刻有人应门，这张脸我是再熟悉不过的，他叫金普特。

金普特和小高，果然都在这里，我有点洋洋自得，但维梦却连看也不着我一眼，只顾入房找司徒婉婉去。

在客厅中，小高为我斟了一杯白开水。

好家伙！他在我家中，把珍藏佳酿当是白开水喝，我来到他的家里，他把白开水当作是路易十三款待我这个老朋友。

幸好我的酒瘾几乎是等于零。

酒瘾几乎等于零的意思，是指三几年不喝一滴酒也不会喉咙痒痒，心也痒痒之辈。

我就是这种人。

但一旦舍命陪君子，通常都是大言炎炎，自夸海量无敌的混蛋比我更早仆跌在地上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直截了当，问金普特：“我指的是尊夫人！”

金普特看来有点疲倦，连反应也比以往慢了两三秒。

他首先摇了摇头，然后再叹了口气，才道：“在恐龙人的世界里，她怀了孕，但并非一胎十婴……”

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件事，我知道。”

金普特并没有感到诧异，他大概早已知道，计安出曾经和我会面。

看情形，事情并不如预先估计那么准确。一胎一婴，和一胎十婴，并不是十倍之差，而是零与无限大的比例。

小高开始斟酒，但却不是斟给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，而是斟给金普特。

我这个会长的地位，在小高眼中，还比不上其中一个拥有一半恐龙人血统的会员。

金普特却很识趣，一招借花敬佛，把半杯色泽有如琥珀的醇酒递了过来。

我也不客气，伸手便接，更随即一仰而尽。

虽是好酒，却赞不出口。

只听见金普特缓缓地接道：“小计怀孕三个月，就产下了一个男婴，取名为但丁。”

我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情况正常吗？”

金普特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正常，他一生下来，就被医生断定，他的智能和体能，都比正常的恐龙人逊色。”

我道：“计安出并不是一个百分百的恐龙人，她生下来的孩子，自然无法和其他恐龙婴儿相比。”

金普特道：“在这方面，我也同意你的见解，但在恐龙人的标准下，但丁已被列为弱能分子，这也是事实。”

只想听听金普特继续叙述下去。

他默然良久，才又再缓缓地說道：“当但丁满月之后，他被送到特别地带。”

“特别地带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是一个介乎恐龙人世界和陨石人世界的地方。”

陨石人，就是像个“半只大眼睛”的高级生物，若不是陨石人努力控制，那些恐龙人早已在地球上闹得天翻地覆。

我干咳一声，道：“那是一个研究室吗？”

金普特苦笑着：“也可以是这么说，但那个地方的名称，却又称为‘生死医院’。”

“生死医院？”我陡地一呆，“医院怎会有一个如此的名字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那是陨石人和恐龙人一起运作的医院，凡是被运到这里的病人，一旦被判定不宜再生存下去，就会被毁灭。”

“何谓之不宜再生存下去？”

“在这医院中，有一种仪器，病人经过这仪器的分析，在不足一秒之内，就可以得出一个答案，不是生，便是死。”金普特说。

但这并不足以说明——何谓之不宜再生存下去。

我道：“但丁的情况怎样？仪器认为他是否该死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不该死，但也不该活。”

我一怔，道：“这算是什么样的答案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这是从未有过的答案，根据仪器判定生、死的标准。一个生命体是否值得延续下去，并不是单凭其生命力是否可以活下去，还须看看活下去究竟是利多于弊，还是弊多于利。”

对于这种仪器，这种观念，我不拟置评。那是因为使用这种仪器的，并不是地球上的人类，而是一个地球人完全无法可以理解的特殊社会。

不同的社会，不同的生命体，自然会有绝不不同的生命观。

可是，对于但丁的处境，我难免有着特别的关注。

把他生下来的，毕竟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妻子。

金普特说到这里，眼神中似是露出了奇异的神采，他道：“正因为仪器的判断，出现了模棱两可的答案，以致在陨石人和恐龙人之间，引起了严重的意见分歧。”

“恐龙人那一边，是否认为应该让但丁活下去？”

“不！恰好相反！”金普特摇摇头，“恐龙人的代表认为，但丁是个弱能人士，让他生存下去，对恐龙人是一种侮辱，所以，他该死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陨石人那一边，是持着相反的意见了！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双方意见分歧，事情最后怎样解决？”

“谁也没有把事情解决掉，因为但丁忽然不见了。”

“怎会这样的？”

“有人把婴儿盗走。”

“在陨石人和恐龙人密切注视着的地方，把一个有问题的恐龙婴儿盗走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是谁有这等神通广大的本领？”

“初时没有人知道，”金普特很平静地说道。

我望住他的脸，隔了好一会才道：“但你已知道真相，对不？”

金普特没有否认，他点点头。

“把但丁盗走的，是他的恐龙人父亲波尔。”金普特道：“波尔在恐龙人的世界里，并不比其他同类更聪明更突出，但我知道，他透过某种特殊的科技，和‘天暴’有所联络。”

“天暴？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恐龙人，一个唯一脱离了恐龙人世界的超级恐龙人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不禁为之脸色骤变。

“一个脱离了恐龙人世界的超级恐龙人？”

这件事有多严重，我实在无法可以想像。

恐龙人的本身，具有极高的暴力倾向，这一点，是无庸置疑的。

想不到竟然有一个“超级恐龙人”，并不在恐龙人世界范围之内。

换言之，恐龙人世界已出现了一个缺口。

走漏了一个恐龙人，不管他是否属于“超级”，事情的严重性，我是没法子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我深深地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天暴溜走了，但波尔却能够在恐龙人世界里，利用某种特殊科技，和天暴有所联络，这……这岂非是陨石人对恐龙人的监管，已陷入了崩溃边缘？”

金普特想了想，道：“就算是出了纰漏，也不见得就是崩溃。”

我不同意：“走漏了一个恐龙人的后果，可以是风平浪静，就像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，但也有可能会导致世界末日提早降临。”

我并不是夸大其词，这一点，金普特是没法子可以反驳的。

要知道但丁的一切，必须首先对波尔和天暴所做的事情，作出深入的调查和了解。

金普特道：“虽然在生死医院盗走但丁的是波尔，但到了最后，真真正正带走但丁的，却是天暴，一个不在恐龙人世界监管范围内的超级恐龙人。”

我凝住着金普特的脸：“天暴何以被称为超级恐龙人？他和一般恐龙人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在恐龙人世界里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，认为以天暴的才能，绝对有资格成为恐龙人世界的总统先生，可是，天暴志不在此，他的眼光并不是放在恐龙人世界的领域，而是另有图谋，所以，他放弃了角逐总统宝座的机会，而且，终于给他成功地离开了恐龙人世界……”

我神情凝重：“陨石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怎样对付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自然是用尽方法，务求要把天暴找回来，可是，一直都没有成功。”

我深深的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但丁呢？他的命运又怎样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他也和天暴一样，离开了恐龙人世界，离开了深层领域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前后已有两名恐龙人，可以在陨石人监管之下，离开了深

层领域！”

“理论上是的。”

我大是不满，道：“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，何以还要为陨石人的错失加以掩饰？”

金普特干咳两下，才说“这件事情，比较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便可以解释得明白的。……”

我耐着性子，道：“那么，你可以慢慢说，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金普特沉吟着，半晌接道：“但丁虽然离开了深层领域，但在另一方面，陨石人仍然能够密切地监视他的行踪……”

我陡地怒叫起来：“陨石人在一个婴儿的身体里做了手脚！”

金普特摇摇头，说：“你又弄错了，在婴儿身体里做了手脚的，并不是陨石人，而是波尔！”

波尔！

也就是但丁的恐龙人父亲。

我明白了！

波尔一方面要把但丁“运出”恐龙人世界，投入天暴的怀里，但另一方面，却又不想就此和儿子永远失去联络，所以，在把但丁“运送”到天暴之前，秘密地做了手脚。

要在一个生命体之内，附上某种追踪仪器之类的东西，并不是大困难的科技，最少，在人类世界里，早已把这种科技运用得十分纯熟。

但波尔的追踪仪器，是否会比地球人类同样的科技更先进，甚至更不可思议？这一点，我目前是无法知道的。

只等金普特作出更进一步的披露。

金普特接着说：“波尔在但丁的身体里，输入了他自己身体上的一小块肌肉。

“一小块肌肉？”我傻住了，虽然，我已猜想得到，波尔使用的追踪仪器，必然不是一般地球人的科技产品，但我怎样也想不到，居然会是波尔身体上的一小块肌肉！

我怔呆了大半天，才说：“一小块肌肉，输入在他儿子但丁的身体里，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要是寻常的一小块肌肉，那是毫无用处，甚至是会迅速腐烂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示意明白。

金普特接道：“但波尔这一块比剪出来的指甲还更细小的肌肉，却经过某种特别的科技处理，既不会在一百几十年之内腐坏，也不会有任何金属成分，但却能够凭藉这一块细小的肌肉，可以在极遥远的地方，探测得到他处身位置的所在地。”

我又再连连点头，并加以补充：“而且，这样的一小块‘人肉追踪仪’就算是天暴那样的超级恐龙人，也不容易发觉得到，对不？”

金普特也在点头，道：“正是这样。”

事情虽然还是错综复杂，但总算已渐渐有了眉目。

## 六 受孕的男人

在恐龙人世界领域中，计安出为一个恐龙人怀孕，生下了但丁，但这个恐龙婴儿，却在命运的安排下，离开了陨石地带，成为另一个超级恐龙人天暴的门徒。

“但丁和天暴之间的关系，算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金普特道：“天暴利用特别的科技仪器，养育但丁，并以师徒相称。”

我再问：“天暴离开恐龙人世界，是多久以前的事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最少超过十五年。”

“十五年！”我长长的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对一个平凡的人来说，十五年可以做的事情，也许会少得可怜，但对于一个智慧特殊，能力也特殊的超级恐龙人……他可以建立的基业，恐怕是十分可观……”

金普特也叹息一声：“确然如此。”

我道：“在天暴的扶掖下，但丁在短短四年之内，进展的程度怎样了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你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，叫‘揠苗助长’，在天暴的栽培下，但丁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下，以异乎寻常的生长速度，在短短一年之内，完全发育成熟，甚至拥有超人的智能和魄力，足以打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江山！”

“揠苗助长”是不正常的手法，只会把幼苗摧残，这种意思，身为老番的金普特，恐怕是一知半解了。

天暴是一个怎样的超级恐龙人？在这十五年以来，他曾经在恐龙人世界以外的地方，做过些什么事？

只怕那是一桩很可怖的秘密。

但丁是恐龙人世界里的弱能人士，但波尔却把他送到天暴的手上。

以天暴的能力，又是否可以把但丁的命运改变过来？

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

事实上，即使是恐龙人世界里的弱能人士，也很可能比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天才人物还更出色。

再加上天暴的栽培，但丁会变成一个怎样的“人”？实在是难以想像。

我把事情重新组织，虽然不明所以之处甚多，但最少已在一团乱线之中。找到了初步头绪。

我道：“但丁到了香港，所为何事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他要把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全部抽干！”

我不听尤其是可，一听之下，怒火便往脑顶直冲。

我首先揪住小高的衣衫，怒道：“为什么要向我撒谎？这种无聊低级的玩笑，很有趣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在天星码头旁边，看见海水都被抽干了！但我回来一看，根本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，你怎样解释？”

我对小高，平时也许不算怎么客气，但也绝少如此厉言疾色，毫不留情地当面痛骂。

小高给我骂得连脸都白了。但这好小子，居然还是十分镇定，竟似是有恃无恐的样子。

当然，他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否则，我会把他揍得鼻肿脸青，甚至是不似人形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在我打电话给你这前，我到过一间便利店



“别兜圈！”我陡地怒叫起来，“多余的废话，一个字也不要说！”

金普特却在这时候为他解围，道：“我保证，高先生现在所说的每一个字，都不是废话！”

我冷笑一声，瞪了金普特一眼：“小高固然乱七八糟，不知所谓，但你也曾向我散流言，说什么再过几分钟，他们就会把海水抽干，这算是什么样的把戏？”

金普特也冷笑起来，我不客气，他也同样不客气：“你连事情最起码的了解也没有，凭什么认为我和高先生都在胡说八道？”

我怒火更甚，但心底里却没法子不认同金普特的说话。

我重重的“哼”一声，首先放开小高的手，然后才道：“你到便利店，是否遇上了一个穿低胸上装的惹火尤物？”小高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现在是什么天气了，再惹火的尤物，也会穿着樽领毛衣！”

“少废话！”我又怒叫起来。

“废话是你首先说起的。”小高抗议，而且抗议得很有点道理。

我只好暂且闭嘴，以免越扯越远，由维多利亚海港事件，一直扯到婴儿爬行比赛，以至是街市最风骚的豆腐西施身上去！

幸好小高在我面前，就算再猖狂也不敢有风驶尽悝。

他很快就把话题继续回到便利店当天的情景。

他道：“我到便利店，是想买一些花生、腰果、啤酒之类的东西，正当我准备付帐的时候，忽然有个陌生男人走了过来，还递给我一根香烟……”

我冷冷一笑：“你不会白痴地欣然接受吧？”

在这年代，要是连一个陌生男人递来的香烟，也照吸不误的话。其人的智商程度，恐怕会是接近那个“零”字。

小高立时道：“我当然敬谢不敏，事实上，我不抽烟。”

他没有抽烟的习惯，我当然也是很清楚的。

他既不抽烟，又不认识这个陌生的男人，按照道理，这口香烟，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下来的。

可是，小高接着却道：“正当我准备离开便利店的时候，便利店的店员忽然用一根手枪指住我的太阳穴，恶狠狠的说道：“他是我们的街坊联谊会主席，他给你抽烟，你竟不赏脸，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？”

便利店的店员，居然会持枪指吓一个顾客，逼令他抽烟？

怎可能会有这种事？

但偏偏这种事情发生了，小高是否屈服？

我道：“你怎样对付这两个人？”
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故意在小高的脸上贴金，而是肯定以他的个性和本领，绝不会在这种情况下，毫无反抗地便遵照对方的意思去做。

虽然，对方出动到如此大阵仗的手法，只不过是耍他抽烟。

但那一口烟，会是普通的香烟吗？

可能是，但也极有可能其中大有文章。但就算那只是一根普通的香烟，小高也是不会贸然接受的。

因为这件事并不合乎常理。

小高听见我对他有这种信心，眼神里总算是流露出一些愉悦的神情，他道：“要是对方出动千军万马，我自是无可奈何的，但他们只是两个人一把枪，要是我就此屈服，岂非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吗？”

说得豪气干云，但我知道，事情往下去的发展，并不佳妙。

只听得小高接着道：“那个便利店的店员，我一看他握枪的手势，就知道他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用枪高手，但我却是空手夺白刃的专家，专家对高手，我一点也不输亏——”

“拣重要的说！”我大是焦躁，“我没兴趣听纠葛的过程，只想知道事情的结果！”

小高苦笑一下，道：“结果是我给那个陌生男人一掌击中颈际大动脉，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之中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半昏迷状态？这么说，你最少还有一定程度的清醒？”

最后这一句说话，我说得十分滑头。

一个人若已陷入半昏迷状态之中，若从字面上的“理解”，似乎真的是“半昏迷”还有另一半“清醒”。

但这只是字面上似是而非的“解说”。实际上，一个陷入半昏迷状态的人，他的状态，便是整个人都是“半昏迷”，根本没有“清醒”的存在。

“清醒”是绝对性的一种字眼，一个人清醒就是清醒，要是头昏脑胀天旋地转，就算还可以知道身边所发生的种种事情，也只不过是迷迷糊糊里的一种感觉，和“清醒”这种字眼完全不相符。

我之所以要在这里长篇大论，阐释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分别，并不是无聊冗赘，而是有事实上的需要。

因为我故意对小高那样说，是想试探一下，他对当时环境的理解程度，究竟怎样？

果然，小高长长的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要是我还有一定程度的清醒，也就不会令你相信我那篇混帐的鬼话了！”

我点点头，明白他的意思。

他所说的“那篇混帐的鬼话”，自然是指他在电话上告诉我：“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已被抽干！”

但他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，向我作出这样荒谬的“长途电话报导”？

真实的情形，根据小高的描述，大概如下——

在便利店，小高无惧“店员”手枪的指吓，悍然反抗，但最后，仍然受制于人。

对于这一点，我是绝对可以理解的。

我并不是小觑高天豪的本领，只是，敌人并非泛泛之辈，更是专门为了对付他而来，他若可以在两个不明来历人士手底下全身而退，只怕可以被列为一项奇迹。

结果，他在半昏迷状态之下，看见了一个奇异的景象。

他“发现”自己正处身在尖沙嘴天星码头旁边，更“看见”了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，已完全干涸，所有大大小小的船只，都搁置在海床之上。

所以，他在电话里，万二分紧张地同我报导这件轰动全世界的“头条新闻”！

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目睹那种根本不存在的情景？

显然，那是假象！

别说是小高，他已陷入半昏迷状态，尽管后来“清醒”过来，但他已全然落在敌人操控之中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他“看见”的一切景象，自然都

是不真实和不存在的。

然而，在当时的他，却是信以为真。

别说是他，就连我在航空母舰“伟大者号”，当时的我，头脑比九月里的飞鹰还更清醒，但却仍然不免中了奸计，凭一个伪造的电视画面片段，竟然相信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已被抽干！

基于这一点，我根本没有资格去批评小高，因为我比他还更不分是非黑白！

想到这里，我忽然有一种怪异的感觉。

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看情形，分明是在针对我而行事，但就算令我中彀，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？对我又有什么损失了？

一时之间，莫名其妙。

小高的叙述，算是告了一个段落。

但金普特的情形又怎样？我望住他，沉声道：“老同学，你怎会到香港来？”

当然，他可以说是来探望我这个老朋友，但他若这样说，我立刻就会把他骂个狗血淋头。

幸好，他对我还算是坦白的，他说：“我到香港，是因为我有理由相信，但丁已在香港秘密地进行着某种活动。”

但丁！

一个由半恐龙人母亲，和一个百分之百恐龙人生下来的儿子！

他才四岁，但却已完全成熟，更有着惊人的智慧和不可思议的魄力……尽管，他曾被评定为“弱能人士”！

令他改变过来的，是一个超级恐龙人——天暴！

金普特缓缓地道：“但丁不但是小计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儿子！”

他说出这两句话的时候，语气是挚诚的，认真的，绝对不是装模作样。

我明白，完全明白。

作为小计的丈夫，他爱她有几深，当然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，但在另一方面，我却完全明白，只要是真心爱一个人，就会爱屋及乌，在毫无条件情况之下，维护心上人及其身边所有的一切！

我沉吟着，道：“你怎样面对这个四岁大的儿子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他是天暴的义子，天暴的门徒，天暴的学生，也是天暴的实验品！”

我道：“在短短四年之内，由一个婴儿变成一个足以影响无数生命安全的魔星，可见天暴已拥有极卓越的科技成就。”

金普特道：“九大行星的‘空军一号’，你大概已经见识过了吧？”

我沉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他们曾经在好望角对开海面上空，把我的战机加以拦截。”

金普特道：“九大行星，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，在三年前，但丁四出拢络这九位杰出人士，更把他们组织在一起，共谋大计！”

“三年前的但丁……他只有一岁！”我几乎是在呻吟。

金普特也不期然地在苦笑“但只有一岁的但丁，他已比我这个不是父亲的父亲厉害千百倍！”

我知道这句话是不应该说的，更尤其是不应该在金普特面前说出来。但我终于还是按捺不住，道：“但丁……他算不算是个怪物？”

金普特的回答，十分爽快。

他爽爽快快地在我脸上轰了一拳！

他的拳头，速度不快，但我没闪开。我之所以没有闪开，是因为根本没有闪避，理由有二。第一：我是该打的。第二：就算捱他一拳也没相干，因为他的拳头速度既慢，力道也是平凡之极，充其量只比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凶悍一点点。

岂料“蓬”的一声，这一拳还是把我揍得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。

小高立刻为我递上面纸巾，随手一抹，原来已给这老同学揍得鼻血迸流。

金普特望住我，既不道歉，也没有再“乘胜追击”，只是说：“我欠你一拳便是。”

我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放心，这一拳，就算再过五十年，也会向你追讨！”

金普特忽然长长地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但丁是个怪物！一个不可以度之的怪物！”

出世才三百多天，已变成个深不可测的人物，除了用“怪物”这种字眼之外，又还能怎样来形容？

我并不介意给他揍个鼻肿脸青，但最少得要弄清楚但丁这个怪物的底细。

我接着再问金普特：“你认为但丁，以至是那个超级恐龙人天暴，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正在部署？”

金普特连眼睛也没眨动一下，已立刻答道：“他们计划把海水抽干！”

他的语声并不响亮，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平淡，仿佛正在说着一件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情。

但在我耳中听来，却是仿似焦雷。

把海水抽干！

仍然是这样的一句话说！

本来，这句说话的“震撼性”，早已随着证实维多利亚海港仍然“维持原状”，而变成个恶作剧，又或者是一个笑话。

可是，在现时阶段，金普特竟然又再把“海水抽干”的字句说了出来。

难道他还要用这些字句来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宁愿真的是这样。

但从他的眼神，我看得出，我这个老同学兼会员，他是认真的。

甚至可以说，我从未见过他如此认真过！

在这二三十秒时间之内，他望住了我，我也目不转睛地望住了他。

我们是老同学，老朋友，刚才那一拳，只会在我们的友情上挥上更绚丽璀璨的一笔，绝不会造成丝毫裂痕。

看来，一个难题，已拦在我们这两个男人的面前，要怎样才能顺利解决，非要动脑筋不可。

又过了整整一分钟，我才凝重地说这：“你的意思，是指天暴和但丁，真的有能力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完全抽干？”金普特神情凝重地点头，然后再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“不错！他们真的具备这种能力！”我皱眉：“我第一次跟你通电话，你说再过几分钟，他们就会把海水抽干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真实的情况是：但丁的确曾经准备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抽干，而这重要的讯息，是当我和你开始通话的时候，才同时接收到的，所

以，我急于要找但丁，阻止他这个计划！”

我道：“是谁向你提供这个重要的讯息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小高的岳丈大人司徒九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陡地跳起来，质问小高：“你不是说过，九叔正在长白山呼吸比较新鲜的空气吗？”

小高苦笑起来，道：“我的外父，不是一般人的外父，他老人家神出鬼没，行踪飘忽如同鬼魅，谁晓得他到了长白山之后又有什么奇遇，又抑或是他老人家心血来潮，不知如何地卷入但丁、天暴的事件里！”

他的解释，虽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，但一时之间，我也不能一口否定。

司徒九虽然一把年纪，但依然精力旺盛，而且交游广阔，更有通天彻地之能，这一桩事情，就算他忽然介入，也不是什么奇事。

既然消息来源，来自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，那么可信的程度，又自是提高了不少。

我问：“九叔是透过什么方法，把那个重要讯息传给你知道的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他派人送给我一封信，他知道我在云雾居，也知道我有能力阅读用汉语写成的信件。”

我道：“你和九叔，应该不会太熟悉吧？”金普特道：“他曾经到过恐龙人世界，而且是在你离去之后的事情！”我虽然感到意外，但却也不算是太大的惊诧。既然我也有机会可以进入深层领域，成为恐龙人世界的一位访客，那么，九叔也有这种机缘，也是不足为奇的。只听见金普特道：“九叔在恐龙人世界内逗留的时间，远比你长久得多，他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，才肯离去！”

我和小高听到这里，都不禁为之面面相觑。

对于九叔，我们对他老人家的认识，似乎是太少太少了。别说是我和小高，就连九叔的亲生子女婉婉，他对自己老头子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，恐怕还是所知有限。

以九叔的能耐，既然有机会在恐龙人世界的领域，逗留了整整一个月之久，那么，他所掌握的资料，和对恐龙人的认识，必然还远远在我之上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九叔极有可能早已知道超级恐龙人天暴已离开了深层领域。

而且，以九叔的性格，一定不会甘心就此罢休，纵使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暗地里也定必作出了明查暗访！

我不禁暗暗的叹了口气。

在但丁这件事情上，我一直都处于被动的地位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直都在“捱打”，反倒不如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。原来他早已有所部署，最少，就连金普特也很依靠九叔的讯息而行事。

我把事情重新组织，良久才问金普特：“当天，你匆匆去找但丁，情况怎样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当时，我立刻离开了云雾居，但才出门口，又看见了九叔！”

“怎么？他才派人送一封信过来，转眼间又在你面前出现？”

“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”小高忽然插嘴，“这才是真真正正的‘青竹十八变’功夫！”

“青竹十八变”是九叔其中一门拿手绝学，本是轻功心法，小高在此借用譬喻，倒也相当贴切。

我不理会小高的说话，只是追问金普特：“九叔怎样说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九叔说，但丁已暂时取消了计划。”

我说：“这又是什么缘故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九叔不知道。”

我道：“他又是从什么地方，知道但丁会有这个计划的？”

金普特道：“我认为，事情和小计有关。”

“尊夫人计安出？”“不错！内子爱子心切，那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丁毕竟是她第一胎生下来的孩子。”

“她要维护但丁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她可知道，在天暴的刻意安排下，但丁可能已成为了极度危险的危险人物？”

“内子冰雪聪明，她有极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，这一点，相信她比你更清楚。”

“但照我看，她似乎有点走火入魔！”

“不！我不认为如此。”金普特似乎有点顽固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想知道，她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吗？”

金普特听见我这样说，先是呆了一呆，继而干笑着点点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于是，我首先把“伟大者号”母舰上所发生的一切怪事，十分详细地娓娓道来。

我说故事的本领，肯定具有专业水平，直把金普特和小高听得目瞪口呆，甚至是叹为观止。

然后，我又继续讲述“两个老太婆”在航机上的“英勇表现”，与及在那小农村内的种种经历。

唯一略去不提的，就只有在我驾车离开小农村的时候，维梦的脸庞一直都搁在我的肩膀上。

等到我说完之后，金普特才吐一口气，道：“天暴果然是超级恐龙人！”

小高大奇：“怎么连你太太做的事情，也扯到天暴的头上去？”

金普特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凭小计的力量，她就算可以把占美强奸，也绝不可能令占美怀孕！”

小高更奇：“怎么了？难道你以为那个什么冻肉主管的水兵，真的怀了孕不成？”

金普特冷笑道：“难道你以为洛云正在放屁？”

小高鼓起腮，显然不怎么服气，他忽然“啊”的一声，谁也不晓得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但过了片刻，他还是忍不住叫道：“也许是那个水兵在放屁！”

说到底，还是认为这件事根本就只是个屁，甚至是连屁也不如。

我不怪他，因为他并未伸手在占美的肚皮上摸过一把。

事实上，就目前情况来说，我也并未百分百肯定占美真的怀孕。

我并不是妇科医生，也从没认真地检查过占美，也许，我应该拨个电话，找连尼少将谈谈。

金普特又道：“在‘伟大者号’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，单凭小计是一定做不来的，但问题却在于另一点——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小高怔怔地望着他：“你是她丈夫，难道你完全不知道吗？”

金普特似是怔呆住，隔了很久，才缓缓地说道：“自从但丁给盗走之后，

她的情绪有点波动……”

我沉吟着，忍不住说：“要是仅仅有点波动，问题是不大的，但从现在的情形看来，我认为她已变成了另一个人。”

小高吸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样说，不嫌太武断一点吗？”

“我也希望自己的看法，并不正确，但以事论事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，金普特已截然说道：“我认为，小计的本质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她目前的处事方式……”

他是计安出的丈夫，对计安出的了解，必然远在我和小高之上。

我对他这种分析，相当同意。但真实的情况怎样，却还有待进一步的查证。

就在这时候，维梦已陪着婉婉一起自房中走了出来。

婉婉挺着一个大肚子，她已怀孕七八个月。

她是孕妇，一个真真正正的孕扫，既不像计安出那么“神奇”，更不是占美那种“孕男”。

但这个漂亮的孕妇，仍然是个不凡的女人。

因为她是九叔的女儿。

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虎父无犬女。

婉婉的眼神，充份流露出一股侠女般的爽飒英姿，尽管她腹大便便，这种感觉仍然是丝毫不减。

维梦陪着她走出来，两张俏丽的脸庞都是那么娇艳、妩媚。

维梦来到我身边，轻轻的说：“司徒老先生，在数分钟之前跟婉婉谈过电话。”

小高大是紧张，连忙问婉婉：“太太，岳丈大人怎么说？”

婉婉睨视着他，半晌才道：“他老人家说，除了你的老婆之外，母舰上的那个冻肉主管占美，已被证实怀了孕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高怪叫起来，声音尖锐得像是咽喉上刚被插了一刀！

婉婉道：“那是岩土唐医生的判断，他曾经是国际上著名的妇科医生。”

金普特吸了一口气，这：“一个男子汉，如何会被一个女子强奸，导致在生理上产生这样的变化？”

婉婉道：“占美已变成了一个双性人！”

“双性人？”小高呻吟起来，“这么说，他既拥有男子的生殖器，也拥有女子的……的……”

“他也拥有女子的生殖器官，以至是子宫、胎盘……”

“但他最少也该在事前有一颗成熟的卵子才可以受孕呀！再说，计……计安出她只是个女人……她如何能令一个男人受孕？……”小高越往下说，脸上的表情就越是怪异莫名。

婉婉没有再回答。

我明白，她所知道的一切，就只有那么多，要再说下去，除非是杜撰出来的谎言。

小高望住我，我也望住了他。

两人都在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这种离奇莫测的怪事。

倒是金普特，他看来比我们每一个人还要冷静，他缓缓地说道：“要是用正常人类的生理学问来分析，那是永远找寻不到真相的。”

他这两句说话，听来简简单单，但却说出了事情的核心所在。

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，我立刻用力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科技成就。”

坦白说，我并不认为“科技成就”是一个适合的字眼，但在霎时之间，却也想不出可以用另一种词句，更能有效地加以形容。

婉婉的视线，忽然转移到我的脸上，他说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认为，应该尽快找寻计女士，看看她会有什么样的解释。”

她的神情，并不好看。

但她这个脸色，并不是做给我看的，她显然对计安出的所作所为，感到不满，甚至是为之鄙夷。

她是九叔的女儿，并不是一般的女人。

但尽管她并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她仍然具有传统的道德观念。

金普特的脸上，并没有因为她的神情而有所尴尬。

在深层领域恐龙人世界里，他度过了不可思议的岁月。

他就算本来是个平凡的人，经过了这几年的磨练，他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。

他沉吟半晌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仍然坚信，她的本质并没有改变。”

我在这方面，一贯地毫无保留地加以支持：“我相信计安出是有苦衷的！”

婉婉没有反应，但维梦却向我嘉许地点了点头。

婉婉对我的反应怎样，我是毫不在乎的，倒是维梦，她这样的反应，立时令我为之飘飘然，就像是忽然中了一支麻醉枪。

门铃忽响。

虽然我只是这里的客人，但却很熟悉这里的保安设施。我伸手在走廊侧的一个按钮上轻轻一按，大门左上角的荧幕，立刻就显现出门外的情形。

我看见站在门外的，是一个神态威猛的年青人。

他有一头黑发，眼神清澈明亮，鼻梁挺直嘴唇略厚，一望而知，他最少有八九分酷似计安出。

但丁！

一定是但丁！

这时候，金普特和小高，也在荧幕上看见了他。

金普特“唉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他道：“四年前在生死医院中给盗走的婴儿，终于出现了！”

## 七 童心

但丁终于出现了。

我开门，他在门外伸出了一只食指，向我做了一个“跟我来”的手势。

这种手势，有点轻挑，甚至可说是嚣张。但我不在乎，只要他肯自动现身，就算他再骄傲一百倍，我还是乐意奉陪的。

金普特和小高双双跟了出来，但我立时回头喝止：“回去！”

“洛会长！”小高又叫了起来，这一天，他的怪叫声就像是仲夏之蝉，不



绝于耳。

我道：“他有说话要单独跟我说，否则，他大可以堂而皇之，登门造访。”小高无奈，只得停止了脚步。

金普特也同样地无可奈何，唯有嘱咐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但丁是他的“儿子”，才四岁，但却高大威猛，而且是个危险人物。

单是想及这一点，神经就已开始有点错乱。

我跟随着但丁，来到了地下的停车场。

大厦的管理员，平时尽忠职守，到处巡视不遗余力，但这时候却踪影全无。

但丁和我在一块空地上对峙，他看来只是随随便便的站着，可是，我一眼就已看出，他已摆出了空手道最高境界的一种架式，随时可以向我发动猛烈的袭击。

他随随便便的站着，我也依样画葫芦，但同样地，我也摆出了中国武术的起手招数，只要对方稍有异动立时便可以还击。

但丁不屑地一笑：“洛会长，你太紧张了。”

我仍然不介意他的冷嘲热讽，只是淡然地问道：“为什么拣我？”

“哈哈！果然聪明，”但丁忽背向着我，悠悠地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一直都很针对阁下，我要看看，在惊奇俱乐部中，地位凌驾于我父母的洛会长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！”

我更正：“你的亲生父亲，并不是身为会员之一的金普特先生，而是恐龙人波尔。”

但丁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这一层，无须阁下指点，我父母的种种关系、瓜葛，我比你更清楚。”

我道：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，但像你那样的遭遇，恐怕是自古以来，从未有之。”

但丁“啧啧”连声，道：“洛会长，你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有多少？你这样说，不嫌太过武断吗？”

其实，我是故意这样说的。

我何尝不知道，这种说法十分武断，但我正想藉此看看但丁有什么样的反应。

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听说阁下有能力可以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抽干，但照我看，这只是一个拙劣的掩眼法游戏。”

但丁仍然背对着我，完全不担心我会从后偷袭。

他道：“你现在可能再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可是，当你在‘伟大者号’看见那些景象的时候，何以不能及早拆穿这个西洋镜？”

我闷哼一声，没有回答。

但丁又骄狂地笑了起来，良久才道：“要瞒过你的眼睛，以偷天换日的手法，把卫星电视的画面伪造播放，对我但丁来说，只是小儿科的玩意，纵使母舰上的仪器，在你们眼中看来是如何如何地先进，但和我们相比之下，却是幼稚得可笑复可怜！”

把不存在的画面伪造，转接到电视荧幕上播放，在许多电影中都已“巧妙”地运用过。

但这一次，但丁却把这种“技巧”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目的只是为了要愚弄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就是我！

他要把我的两条眉毛剃掉！

我叹了口气，忽然道：“我把惊奇俱乐部会长这个职衔，转让给你母亲，如何？”

但丁猛然回头，直瞪着我，厉声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我再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做出这许多事情，都只是为了要证实，我比不上你，更比不上你妈咪，事实上，我在许多方面，都无法跟你们母子相比，既然如此——”

“住嘴！”一人截断了我的说话，竟是声如洪钟的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。

九叔来了。这位老前辈，既神通广大，又神出鬼没，当真是世间罕见的奇人。

仍然是一身月白长衫，布鞋白袜，银髯飘飘，望之有如仙界中人。

我苦笑一下，道：“长白山不好玩吗？怎么又回到香港来啦！”

司徒九道：“我女婿的情报，向来连第八流也不如，你以后最好连半个字也不要相信。”

但丁瞧着九叔，冷冷道：“曾听土王星说过，‘青竹老人’是地球上出类拔萃的一号人物！”

司徒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说的那个土王星，是不是一个叫哥顿的美国佬？”

但丁道：“能够一口道出土王星的来历，可见你对九大行星的底细，知之甚详。”

司徒九傲然说：“别以为只有天暴麾下之王八蛋才有点小本领，老夫毕竟已混了大半个世纪，要是事事都输给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娃儿，传扬开去，岂不是笑掉江湖中人的牙齿？”

但丁骄狂，九叔比他更骄狂十倍。这下子，当真是一物治一物，糯米治木虱，有趣极了。

但丁的眼色变了，看样子，似乎随时都会发难，在这一瞬间，就连我的心情也紧张起来。

因为我实在揣摸不透，但丁的“实力”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？

我紧张，九叔却是气定神闲，浑没把这个“四岁大的娃儿”放在眼内。

眼看但丁立时便要出手，忽听一人悦耳但惆怅的声音幽幽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不要再玩了！”

声音并不响亮，但却能在心弦上造成回响，久久不散，甚至一直萦绕着、盘旋着……

那是美丽动人的声音，也是慈母呼唤。

计安出！

计安出来了！她是但丁的母亲！亲生的母亲！

“孩子，不要再玩了！”

这种语气，这种口吻，并不像是对一个只有四岁大的男孩说的。

说不像，但在感觉中，偏偏又有点像。而且还是那么地真挚，那么地诚恳。

大人们常常告诫小孩：“勤有功，戏无益！”

现在，计安出的意思，不正是这样吗？

从外形看，但丁是成熟的、威猛的，甚至可说是冷酷的。

但计安出的出现，却在短短数十秒之内，完全扭转了局势。

但丁望住母亲的脸色，眼珠子不断地在转来转去，看他的模样，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四岁小孩。

他终于叫唤了一声：“妈妈！”

计安出走到他身边，伸手抚摸着他的头发，道：“你要玩的游戏，妈妈已陪你玩了，但你可知道，这种游戏有多危险？”

但丁咬着唇，竟似是有点淘气的样子。

他道：“师父说，我们玩得起有余，我不怕！”

计安出笑了起来，索性把他抱入怀中：“真是傻孩子，你要知道，你的师父有病！”

“有病？什么病？”

“神经病！”

“怎会这样的？我不相信！他是个天才，他是超级恐龙人，没有师父，我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成就可言！”

“你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？”

“最少，连惊奇俱乐部的会长，也在我指掌间给玩弄得团团乱转！”

“你认为真的是这样？”

“当然！”但丁神气地说：“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把他玩弄得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还手之力！”

计安出没过气地一笑：“从表面上看来，的确是这样，可是……”

“难道他还有什么法宝，可以扭转乾坤？”

“当然，”计安出坦然地说：“你可知道，惊奇俱乐部有多少名会员？”

“一百二十六名！其中已包括了妈妈，还有爸爸。”但丁口中说的“爸爸”，并不是恐龙人波尔，而是我的那个老同学金普特。

果然，但丁对我的事情，就算谈不上了如指掌，最少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好一个“四岁大的娃儿”，确不简单。

但在他母亲眼中，惊奇俱乐部的始创人兼会长同样不简单。

她淡淡地说道：“但你又可曾知道，这一百二十六名会员，其中有一个是陨石人苏铁？”

“苏铁？”但丁失声叫了起来。

“不错，正是苏铁！”计安出缓缓地说道：“洛会长透过惊奇俱乐部其中一名会员，已成功地联络了苏铁，而且迅速安排了一个叫‘猎一’的计划！”

“‘猎一’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个‘一’字，就是指唯一在恐龙人世界里潜逃外出的超级恐龙人，也就是你的师父天暴！”

“且慢！”但丁忽然做了一个类似球场上“暂停”的手势，说道：“洛会长为什么要透过其中一名会员，才能找到苏铁？我明白了，那个会员，就是妈妈！”

计安出摇了摇头：“你猜错了。”

但丁一怔，随即把视线转移到金普特的脸上：“是你？”

金普特也在摇头。

他告诉但丁：“能够联络苏铁的那一名会员，他具有多种特殊的本领，就连洛会长，也是在最近一两年，才知道那一名会员，竟然可以和陨石人随时联络，至于他的真正身份，恐怕是绝对保密的。”

金普特说的都是事实。

在这里，我只能透露一下，那名会员的号码。

他在惊奇俱乐部的会员号码，真个是非同凡响，那是独一无二的——1号！

1号！

独一无二的号码！独一无二的惊奇俱乐部会员。

这个会员，自然是举世无双的奇人，他是名副其实的“一哥”。

我透过1号会员，间接地向天暴和但丁作出了反击，而且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

事实上，陨石人一直都在追寻天暴的下落，但不知如何，总是徒劳无功。尽管在但丁身上，已有了一副“人肉追踪仪”！

在电话中，我和这位1号会员，作出了深入的探讨，最后，1号会员又运用他种种特殊的本领，终于在一个神秘的通讯系统里，找到了天暴的大本营所在！（但这种种的细节，我是在事后才晓得的，在当时，我所知道的一切，甚至还比不上但丁的母亲！）

这情形，就像是一出侦探片，警方早已发出了通缉令，要把一名大盗缉拿归案，其间过程固然是峰回路转，到了最后，在一名神秘高人暗中协助之下，把大盗藏身之处向警方报密，于是乎，警探大举出动，重重包围，在几经艰苦之下，终于把大盗拘捕押返警署羁留待审……。

正如前文所述，走漏了一个恐龙人，可以会是天下太平，就像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。（假如他只是在人类社会中隐居起来，而又不问世事的话。）

但走漏了一个恐龙人，也可以是人类社会中极重大的危机，轻则闹个天翻地覆，重则世界末日也会随之而降临！

绝对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！

唯一可以对付天暴的，也许就只有陨石人。

计安出曾一度把我弄得头晕转向，但这一天，她却主动为我“解围”。

她对但丁说道：“天暴的野心，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，你可知道吗？”

但丁连眼睛也没眨一下，就爽快地说道：“师父只不过要征服地球而已。”

好大的口气！

似乎征服地球，只是一个伙头大将军，要在厨房里煎一两只荷包蛋，“如此而已”！

他若是我的宝贝儿子，我会立刻送他两记耳光，以示奖励。

难得此子才只不过四岁，已有此“佳句”喷将出来！

计安出并没有给但丁两记耳光，只是幽幽地叹了口气：“没有人知道天暴真正的野心，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，但有两点，我是十分相信的。”

但丁道：“你认为师父的野心，并不单只是要征服地球？”

计安出道：“他若只不过是要征服地球，也许在七八年前便已开始发难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。”

她这样说，显然等于表示，地球上数十亿人口，大大小小所有国家，就算可以团结在一起，也抵敌不过这位超级恐龙人！

天暴！

好一个天暴！

他究竟拥有多大的力量？就连征服地球，在他眼中看来也只不过是易如反掌之事？

但若照九大行星那一般命名为“空军一号”的太空船来说，其科技之高超，确然已远在地球人科技水准之上。

九大行星是但丁的“朋友”。

事实，九大行星的主子，就是天暴！

司徒九忽然问计安出：“你说的第一点，我们都很明白，也相信这是事实，至于第二点又怎样？”

计安出道：“天暴憎恨海水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憎恨海洋！”

小高大奇：“他怎会有这种心态？”

计安出道：“根据他的观点，要不是地球上海洋的存在，陨石地带根本就不可能在海洋深处形成，要是没有陨石地带，恐龙人一族的处境，也会和现在的情况全然不同！”

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，我感到大不以为然。

但那是天暴的观点，他是另类生物，就算他的观点和思想再怪异千百倍，也是“正常”的事情。

子非鱼，焉知之乐。

正如一头猛虎，永远不可能了解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木一样。

但姑勿论怎样，计安出说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。

“天暴憎恨海洋！憎恨海水！”

一个人（以至是任何生物），其心态如何，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的行为、工作，或者是计划的部署。

天暴若然真的憎恨海洋，那么，他会计划把“海水抽干”，那便是“合情合理之举”。

至于把海水抽干之后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，反而并不是重要的一点。

天暴并不是一个劫匪。

劫匪打劫，为的是财富。

但天暴要把海水抽干，为的并不是任何实际上的利益，只是要满足他那种不正常的心态。

换句话说，这个超级恐龙人，其实是个他妈的疯子。

我之所以要在疯子之前加上“他妈的”这三个字，那是因为这个疯子实在非常非常之“他妈的”，所以才老实不客气地加上这等字眼。

事情渐渐水落石出，九叔忽然道：“我很想开开眼界，看看天暴能够用什么方法，把地球上的海水完全抽干……”

九叔的题目，开得极大，他并不单只是说“怎样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抽干”，而是更进一步（其实又岂仅是一步而已），说怎样把“地球上的海水完全抽干”！

听见九叔这样说，我脑海中联想到的，却是和海水被抽干完全相反的另一个画面。

那是一出叫“未来水世界”的电影。

在“未来水世界”中，说地球表面，已完全被海水覆盖着，几乎所有陆地，都淹没在海水底下。（直至最后才发现在某个角落，还有珍贵的土地浮在海面之上。）

但如今，要是天暴的计划得以落实完成，那么，情形就会和“未来水

世界”完全相反！

看“未来水世界”的感觉，但见全世界都是天连水水连天，情形十分可怖。

但要是全世界海洋的海水都被“抽干”，只怕会是更恐怖得多。

以天暴的能力，可以把地球的海洋如此彻底地改变过来吗？

计安出看穿我的心思，她道：“其实，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抽干，对天暴和小儿来说，只是一种试验，正如我们汉人的谚语，此谓之‘牛刀小试’。”

牛刀小试！

一旦成功，那又怎样？

这问题，我也不必提出了，那必然是继续“大展鸿图”，把地球上所有海水都像是变魔法般，统统“抽干”！

至于怎样“抽取”，那只是科技上的问题。

九叔很想开开眼界。

他要到天暴的大本营，看看他会用什么样的法子，把地球上的海水抽干。

但丁答应尽快安排。

可是，在数小时之后，我们得到的答复，却是天暴的大本营，已给陨石人消灭！

彻底地消灭！

甚至连“空军一号”也被带回深层领域，至于九大行星，全都被陨石人进行善意的教诲，将会在十五天后获释云云。

对于这个答复，九叔十分不满，我也是一样，但却又是无可奈何。

计安出对但丁说：“你瞧，这都是天暴惹出来的祸，你是他的徒儿，这件事，你看怎办？”

但丁在母亲面前，十分听话。他道：“我知道师父可以用什么方法，把海水抽干。”

我首先道：“要是把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抽干，又怎样可以把海港以外的海水阻隔？”

但丁道：“要阻隔海水，就要用一种类似玻璃的物质，使海港以外的海水，无法涌入已干涸了的海床。”

我忽地想起了“伟大者号”航空母舰军事会议厅上的“魔术玻璃”！

我探深的吸一口气，视线凝注在计安出的脸上。

计安出自然明白我的意思。她道：“在母舰上的一切摆布，都是小儿的主张，他要看看，名满天下的惊奇俱乐部会长，如何能应付母舰上的种种危机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只怕我这个洛会长的表现，是令他太失所望了。”

计安出道：“当时，我不能不依照小儿的意思去做，因为天暴扬言，要是不合作，他就会把‘伟大者号’炸沉！”

到了这时候，我总算弄清楚了最重要的一点。

——要把“伟大者号”炸沉的，并不是计安出，而是天暴。

也许，这只是一种恫吓，但决不能视作虚张声势。

要是般犯罪组织，甚至是另一个军事强国，要对付“伟大者号”那样的一艘现代化核子航空母舰，肯定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但天暴手上有多少实力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又有谁能确切地知道？

虽然，陨石人已闪电般把天暴“拘捕”，但这并不等于陨石人的实力，一定会比天暴更强。

我认为，很有可能是“格食格”，就像是香港人最喜欢玩的“十三张”纸牌赌博游戏，就算有三条A行头，两条同花顺跟尾，也斗不过“六啤半”那种常见的“例牌”。

由于天暴的大本营，已给陨石人扫荡，甚至也许已被消灭得不留半点痕迹，所以，但丁只能口头讲述怎样会把海水抽干。

他说：“天暴已成功地研制出一种科技，只要在水里放入一种叫‘N8 氢’的化学物质，水份就会以不正常的速度，迅速蒸发消失。”

N8 氢。

这是什么样的化学物质？

由于我们并不是化学物质的专家，对于这方面的认识，就算不是几乎等于零，也不见得会比一般大学生高明到什么地方去。

再说，就算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也不可能单凭“N8 氢”这三个字，就知道内里乾坤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“武器”！
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就是一旦地球上所有海洋，都被放入这种“N8 氢”，便是一场大灾劫的降临。

问题只在于——“N8 氢”真的那么厉害吗？

对于这一点，相信任何人都会提出质疑，我也自不例外。

九叔却在这时候说出了一件鲜为人知的秘密。他道：“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小国家，去年发生了一件怪事。”

他忽然把话题远远岔开，但没有人表现出反感或者是不耐烦，每一对耳朵都在静心聆听，看看司徒九会有什么样的秘闻爆出来。

九叔也没有卖关子，很快就接着说：“一个水库，在一夜之间，储水的存量，剧减了八成，至今原因不明。”

我立时追问，“那个水库的储水量有多少？”

九叔道：“大概比维多利亚海港的海水少九成左右。”

换言之，也有十分之一那么大的容量！

我们听了，都不禁为之面面相觑。

九叔缓缓地接着说下去：“要是在别的国家，这种事早已成为轰动国际的大新闻，但在那种极权主义而又科技极之落后的弱小国家里，要封锁一件这样的消息，比起要封住我女婿的嘴巴，还更容易！”

他说的是事实。地球上不文明的小国家，甚至是制度极其野蛮的国家，依然大量地存在。当九叔说完之后，视线就落在但丁的脸上。

我们听见这种被强权势力封杀的新闻，都是震惊惊奇，面面相觑作声不得。但对但丁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新闻，只是我们后知后觉罢了。

对于那个国家的子民来说，他们被蒙在鼓里，那是“正常的事情”。

对于我们这些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另一角的人类来说，我们至今方始听说此事，也同样是一种无知的悲哀。

但丁无惧九叔的目光。

他淡淡地回应，道：“不错，地球上的确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。”

我沉声道：“你们在那个水库里，放下了多少‘N8 氢’的化学物质？”

但丁伸出了一只拳头。

他外形威猛，并不逊于东方传奇大侠“青竹老人”司徒九。

他的拳头，也看来比一般人物较大。

但再大再大的拳头，也只不过是拳头。

他说：“我们在那个水库里放下的‘N8 氢’，比我这一个拳头的体积还要细小得多！”

我想笑，但笑意给僵硬的脸庞肌肉凝固下来，欲笑而不得。

混帐极了。

这种事情，又有什么值得发笑？

但丁继续说：“自从那个小小的实验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积极生产‘N8 氢’，只要有足够的份量，就会对地球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海洋，作出彻底性的大报复！”

我问：“现在距离拥有足够份量‘N8 氢’的时间，还有多久？”

但丁笑了起来，笑得怪异莫名，甚至是令人为之不寒而栗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在我耳畔悄悄的说道：“要不是我坚持先要拈一拈阁下的份量，计划早已展开！”

他的语气，听来十分认真，绝对不像是和我开玩笑。

我喜欢明刀明枪的作风，对方越是摆明车马，就越是对正我的胃口，我立刻反问：“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要针对我？”

但丁很老实地回答：“我这样做，是要向妈妈证实一件事——你根本不配做惊奇俱乐部的会长！”

他对我有偏见吗？

似乎是的。

但在心底深处，我却又并不以为然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在之间，根本并没有任何冲突过节。

他之所以有这种心态，全然是因为一个理由——他不成熟！

别看他相貌堂堂，似乎既老练又能干，但他真正的年纪，只有四岁！

换言之，他毕竟只是小孩一名，只是他的智慧、学识、才能，都在天暴刻意安排之下，以不正常的速度飞快地发展。

连体形外貌也是一样！（至于那是一种怎样的科技，金普特形容为“揠苗助长”虽然与事实并不绝对吻合，但在某方面而言，却也很有点道理。）

我指他不成熟，是因为他认为我不配做惊奇俱乐部的会长。

他大概认为，以他父母的才能，尚且只是会员的身份，我又何德何能，居然足以凌驾在金普特夫妇之上？

这便是不成熟的小孩心态。

我啼笑皆非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世界上，浪得虚名之辈，又岂只在下而已？”

但丁冷冷道，“但那些人，并不是惊奇俱乐部的会长。”

我给他弄得恼了，索性道：“不如你来做这个会长好了。”

但丁一愣，显然料不到我会有些着，但他很快就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做！”

我“哼”一声：“要是你不做，谁来做？”

但丁道：“当然还是你继续做下去。”

我反唇相讥：“你不是一直认为，我不配做这个会长吗？”

但丁道：“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你不配，但妈妈不肯做，金普特爸爸也不肯做，所以你只好勉为其难一直做下去，直至我的儿子长大为止！”

“你的儿子？”“不错，到时，要是他愿意做这个会长，你便自动请辞，



不要碍手碍脚。”

“也好！就照这么办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？”

但丁怪笑道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只要过程顺利，下个月就可以出产！”  
出产！

他的儿子下个月就可以“出产”。

那是一件货品吗？

“你的女人呢？”小高忽然在旁边插嘴。

但丁暧昧地一笑：“没有女人！”

小高一愣，随即也笑了：“不是女人，难道会是男人为你怀孕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小高忽然只是张开嘴巴，但却再也说不下去。

因为他想起了一个人，不但他想起那人，我们都同时想起了。

“占美！”我和金普特不约而同，齐齐怪叫。

但丁又笑了，笑得更暧昧更放肆，他道：“你们说对了！在‘伟大者号’军事会议厅里，真真正正令到那个冷藏库主管占美受孕的，并不是我妈妈，而是我！”

小高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瞠目：“但占美……他是个男人！”

但丁道：“要令一个生命体的性别产生变化，是有许多方法的，除了天然性的雌雄同体之外，也可以透过人工的改造，来达到目的，你们不是早已能够把男女的性别，随意地转换吗？既然男人可以变成女人，为什么不可以彻底一点，索性令男人可以身兼母职，怀孕生子？”

小高呻吟起来：“你们不但令占美变成一个‘母亲’，更令胎儿在他身体里以不正常的速度生长？”

但丁直认不讳：“不错，这是你们地球人在一千年之内也达不到目标的伟大成就，但在我们手里，一切都简单得有如正在换一件衣服。”

他渐渐地又骄狂起来。

但我提醒他：“别以为你们是万能的神，最少，就在这个地球的深海海域，还有一个陨石深层地带，而那些热爱和平的陨石人，他们绝对有能力可以控制恐龙人的行为和野心！”

我的语气十分强调，但在心底里，我对陨石人的信心究竟有几大？

老实说，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一经我的提点，但丁脸上骄狂的神态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如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

计安出轻抚着但丁的脸，柔声说道。“苏铁就在那边，他正在等待着我们去。”

她真的看见了苏铁吗？也许是的，也许不是。

但无论怎样，事情已暂告一个段落。

他们会回到深层领域，回到恐龙人的世界里。

但丁，他才四岁。

他毕竟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小孩。

又是黄昏。

我驾驶着一艘不大不小的白色游艇，航行于维多利亚海港。

两旁都是巍峨矗立的钢筋森林，这些高楼大厦的组合，形成著名东方之珠的景色。

游艇上除了我这个逍遥自在的舵手之外，还有维梦。

她一口气推掉了三出电影。

“私人时间远比事业宝贵。”她潇洒地说。我左手把舵，右手搂住她的小蛮腰：“为什么不直接一点，把‘私人时间’这四个字精简地说是‘爱情’？”

“老是把‘爱情’两个字挂在嘴唇边的爱情，每每不大可靠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“只有缺乏信心的人，才会为了同一件事情而絮絮不休，甚至再三强调。”她不是那种唇枪舌剑式的女人，但她的说话，我通常都没法子可以好好的反驳。

只得岔开话题，道：“能够在这海港之上漂浮，感觉是美丽的。”

她仰起脸：“你还在担心这海港的水会被抽干？”

我轻轻的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几天以来，我只是在想，能够把大量海水阻隔的玻璃，到底是怎样的玻璃？”“没有任何玻璃可以在天然的海床上，把太平洋的海水拒诸港外，要是真的有那种玻璃，那么，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玻璃，而是另类物质。”

“是计安出告诉你的？”

“当然，除了她还会是谁？”

“那么，又会是什么样的物质呢？如此庞大的东西，又怎能安装在港口？”

“正因为它并不是一块玻璃，所以，根本不存在‘安装’这种字眼。”

“不是‘安装’，又是怎样的方法？……”我再见识广博，到了这个阶段，也不禁为之迷糊起来。

“可以是一种类似喷剂的东西……”

“喷剂？”我“噢”的一声，失声道：“你是说，只要在海港之上轻轻一喷，那些喷剂就会在海水里形成一道……类似玻璃的物质，其坚固的程度，可以抵挡压力无法估计的海水？”

她“唔”的一声，轻轻的点了点头。

只要把外来的海水阻隔，再令海港里的海水抽干，那么，就连我现在驾驶着的游艇，也会搁置在干涸的海床上！

幸好天暴这个疯狂的计划，到了最后关头给制止下来。

游艇上，有完善的通讯器材。

我忽然心血来潮，拨了一个电话，找连尼少将。

电话很快就接通。

“少将，情况怎样？”我开门见山，不兜圈子。

连尼少将哼的一声：“你走的时候，说过三天后回来，现在是第几天了？”

我没有道歉，也没有解释，只是再问：“情况怎样了？”

连尼沉默片刻，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虽然你没有回来，但我知道，你已为了我们这里的事，花了不少精神，下过不少工夫。”

我淡然一笑：“你能明白就最好。”

连尼少将道：“那些猴子，在母舰接近海港码头之际，忽然集体逃了出来，那一块……不知道是什么质料造的玻璃，像是泡沫般不见了。”

我眉头一皱：“几十只大小不同的猴子逃了出来，你这艘母舰岂不是变成动物园吗？”

连尼少将道：“那倒不然，它们一逃出去，就纷纷跳入海中，以惊人的

速度，游向岸边，然后统统溜掉，一只不剩！”

“游泳的猴子？”

“不错，它们游泳的速度，可以媲美一条全速前进的海豚！”

听到这里，我不禁呆住了。

显然，这些猴子，都经过了改造。

我默然良久，才能再问：“你和占美怎样了？”

连尼少将似是苦笑一下：“总算是那位计小姐高抬贵手，我们的腿已回复旧观，看来是不会变成猴子了，但占美……”

“占美真的怀了孕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这几天以来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给你一个电话，但计小姐曾告诉我、要我忍耐忍耐，她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是错不了的，但他说最少要五天时间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不错，我们的腿渐渐回复原来的样子，前后总共是五天左右，但占美……他已被运送到一间军事基地医院的特别部门，就连我也谢绝采访。”

“这本是占美的秘密，但看情形，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但照目前情况，这个秘密又会被隐瞒下去！”连尼少将道：“由于情况特殊，有关方面已把这件事情列为高度国家机密，至于将来怎样铺排，目前谁也不会知道。”

我半晌不作声。

隔了很久，才道：“祝占美好运。”

连尼少将道：“也祝全球人类都好运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游艇来到了鲤鱼门。

暮色渐浓，海风也渐更寒冷。

维梦靠得我更紧。

我仍然在想：“那一块玻璃究竟是什么东西，那些猴子是怎样运进军事会议厅的？……”

大多不明朗的事情，依旧盘旋在我脑海中，但一时之间难以查悉个中真相。

只能慨叹地说一句：“人类的智慧与科技比不上天暴！”

越思越想，越是迷惘。

恼将起来，把维梦来泄气。

我不是揍她，只是吻她。

一吻再吻，完全不顾海上航行的安全。

我在她迷人的唇边悄悄地问：“为什么跟那个老太婆在一起胡天胡帝？”

她嫣然一笑，然后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她曾经令我有着闹同性恋的冲动……”

我大怒，醋海情狂。

一怒之下，直把她按下去，狂吻又狂吻，大显男儿本色。

一全书完一

